江漢集 二

敎諭
王冊文
竹冊文
箋
疏劄
辭免
啓
狀
哀冊文

江漢集卷之三目録

教諭

辭免

江漢集卷之三

教諭

慶尚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大丘都護府使閔百祥教

以綏章而榦正百蠻韓奕之所歌誦以介圭而藩宣四國崧高之所稱揚是以王家樹屛必簡賢者候衛假鉞盖委重焉維嶺表之封疆廼邦內之扞蔽直北負太白以爲鎭區分者七十二城極南緣滄海而設防控制者數千餘里地產儒學登瑚璉之器於巖廊館馴蠻奴通橘柚之船於江漢間者一路罹凶孽之

累二紀阻齒錄之恩絃誦蕭條睠名邦而太息衣冠寂寞望喬木而永傷譬彼田畦半畝枯而雨露不下猶我肢體一股矮而氣血莫通以恩則有姤初躑躅之凶以刑則無否二包承之吉矧茲蠻性易怨外釁多端民志善搖內憂難測未危而未亂周邦可以制治不剛而不柔殷士可以承化欲命其事孰任予憂惟卿於文忠爲闡孫於 仁顯爲近屬風儀爽拔而飭之以簡明器宇寬平而濟之以威重乙科通籍擅人譽於百僚之中危辭叫閽明父志於九地之下雖薄竄於海服猶不忘於邦家協一代名論之宗未嘗

以進退自異承三世忠亮之節未嘗以禍福少隳輶
車所齎潔廉爲最簡書之諍閑允居多霜雪無以較
其嚴奮育無以奪其勇爰從經幄之顯列遂膺萊府
之寵章已踰年而滯于近臣懷柔則廣不出界而得
吾方伯詢謀攸同宜易偏州之符仍畀本路之節玆
授卿云云卿其往祗屬寄以旣布宣非淸嚴不足以
黜陟幽明非公正不足以旌別淑慝春生秋殺而天
道有所弛張世變風移而人情有所懲創釐之以大
理之明法務令革心道之以前哲之徽猷必使改行
以澄淸其汚俗以振發其成材至於錢穀與簿書靡

不綱紀而綜核巡海壖而閱衆鎭之舸艦爲予繕完澹嶺徼而察諸郡之城池爲予愼固於戲范希文名冠列帥足致三軍之讙蔡轉運擢自屬州庶慰萬民之望尚思屛衛用副眷懷

卽位月日陳賀教 乙酉

年隮倦勤而四境無不乂安上頼於冥祐月廻踐阼而百工無不蹈舞下循於輿情祗率彝章誕揚明誥念予小子叨守洪基繇 寧考 皇兄暨于寡人雖相繼百年無事自 清廟冢土達之羣祀敢自懈一德有常玄穹之眷顧方隆罔或少怠丹扆之歲月寖

承誠非所期顧慚四紀之守成遽驚千秋之戒節總
章右个回太宰持斗之辰朝服西階屆保母賜帛之
月已閱柞火之屢改玉食无歡將見歲星之八周眉
壽知懼嗟有司之請賀昧不穀之撝謙廣庭張鐘鼓
之懸爲誰飾喜法殿獻岡陵之祝俾予增傷具僚惻
怛之誠非不深諒聊躬遜讓之意亦宜堅持然惟天
位之始升實在月朔之初吉黼純仍几東序憶河圖
之陳綦弁執戈左塾想木輅之列歲歲値龍飛之朔
悅對太保之形裳人人待虹流之朝幾進中書之金
鑑予心雖可固守衆願不忍終違路寢咳聲宛 先

王撫首之澤應門揖貌儼羣公聽命之儀每思 劬勞之恩遇茲月而奚樂益篤繼述之志若初載而彌勤爰降德音聿稱賀禮由 陟降之靈垂陰隲而鳩杖近大耋之年矧清平之運紹 顯休而龍袞猶新服之日欲令朝野知端命於付畀之初不使邦家墜懿典於慶喜之際旣敷告於 太室復渙號於多方抑損之心猶存雖未施於大霈欽恤之政是體肅盡滌於微瑕於戲萬年維寧豈止一人之永饗五福曰壽可期八表之共躋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上候平復陳賀教 丙戌

愆和而榮衛未復久抱彌留之憂展禮而誠孝克伸
聿見旣愈之慶寅遵懿典光敷德音顧予眇躬叨承
丕緒兢懼於謳歌之上而不忘虎尾春氷祗敬於調
養之中而靡解鷩冕玉藻躋 聖祖七十三歲之壽
敢忽節宣之方纘 先王四百餘年之基惟存豫大
之戒頃貳極失攝致疾而寡躬積慮成痾以暮景至
慈之心焦日夜而受損當中宸殷憂之際綿春夏而
違安上下膈滯之氣告瘳賀儀雖擧終始脚部之瘵
爲崇行步猶囏裸薦莫親望 廟殿而怵惕燕朝寢
曠偃枕席而噓唏幸荷 祖宗之垂休遂獲湯丸之

奏效　真殿伸永慕之痛仍歷展於　祥宮　太室行祗見之儀又與偕於離邸積月淹延之候夫愈斯豈始料經年曠闕之禮復修寔賴默祐泝往牒而罕覩揆羣情而同歡穆清降禧蒞黼扆而安趾靡錯齊明申孝升鑾輿而布武如常顯休丕揚盖將答顧綏之惠於　祖社彝章是廸庶可慰歡愛之誠於臣鄰旣　閟宮之薦禋復廣庭之布敎春秋已富豈曰聰明之不衰神祇並扶自底疾病之罔害有垢斯除有瑕斯滌仁浹於多方無幽不達無遐不覃澤潤於庶物於戲受賀所以章神祜旣示飾喜之情孚號所以

答民心用展頌慶之意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世子贊善閔遇洙諭 甲戌

賢人者國家之祥也卷阿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方周道極盛之時鳳皇來鳴然卷阿所謂鳳皇者非鳳皇之謂也賢人之謂也故卒章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夫君子雖有車馬而不致天下賢人則鳳皇鳴于高岡而已矣惡足爲國家之祥乎先卿以文正公之外孫敦儒行弼亮王家德潤四方從食於 皇兄廟庭予甚嘉之卿踐修文正之道精思篤學而終身遁於丘樊使元元不蒙休澤非

所以幹父用譽之意也今世子聰明好學攝理庶政書不云乎旁求俊彥啓廸後人其深惟旁求之誠祗承明諭啓廸世子以昭予一人嘉瑞

世子進善尹鳳九諭

予聞孟子去於齊三宿而出晝隱几而卧然齊王如追孟子則孟子必復返矣又安得隱几而卧乎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此孟子雖有歸志而猶不忍舍齊王也往者予幸溫陽也爾入見於湯泉之上而不見禮予之咎也然召以爲東宮官

而不肯至其亦異乎孟子之心矣魏詩曰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輻也者可以行陸不可以行水何必寘之河之側哉士之修道與伐輻無以異也輻不行陸而寘之河水之側則吾不知其可也

世子書筵官宋能相諭

昔文正公佐　先王宣昭天道以淑人心自公卿至百執事皆敦德行隆大義左圖右詩被服儒術雖閭巷婦人孺子莫不慕中國之禮而恥蹈戎狄之俗也故聲明愈久愈章士大夫家絃戶誦砥厲忠信不敢爲鄙倍之行其化民如此其速則謂之有大人之功

亦可也爾文正公之令孫也澡性浴禮能紹其聲明之學故授以書筵之職俾輔世子古之儒者恐不得兼善天下今之儒者恐不得獨善其身身雖潔矣而天下不被其澤君子不樂也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爾且來毋爲匏瓜

世子書筵官宋明欽諭

仁賢在位則天下國家之命永商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絶命者無仁賢也故仁賢揚於王庭而天下國家之命中絶者未之有也棄於農畒而天下國家之命不中絶者亦未之有也夫仁

賢疏食水飲居蓬戸甕牖之中粥粥然如不能言而
方數千里之命絶與不絶懸於一身故傳曰不信仁
賢則國空虛甚可懼也爾溫柔而正直純粹而廣厚
能繼爾祖文正公而不肯爲王室用將何以上祈昊
天續國家幾絶之命哉周頌曰學有緝熙于光明今
舉爾置之書筵如能輔世子之學緝熙之光明之則
天命庶可永矣

世子書筵官金元行諭

辟世之士與鳥獸而同羣此孔子之所以憮然也爾
學儒術與之游者斯人之徒也豈可從辟世之士以

自混於鳥獸之羣哉予聞之古之君子三月無君則弔爾不仕非特三月而已矣弔之可也使百世有聖人焉亦可以爲爾憮然也爾四世遺家之難然爾祖考文簡公有道不仕而爾繼之又不仕何其果也古之招賢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今世子書筵之命猶士之旂也非予以不賢之招招賢者也世子仁孝有令聞方嚮經術而不得日近有德予甚憂之爾悉意輔予世子勿復與鹿豕游焉

玉冊文

仁顯王妃閔氏加上 尊號玉冊文

維歲次丙申正月癸酉朔二十五日丁酉國王臣諱
稽首再拜上言章 昭考之休 顯冊載煥象 文
母之烈 丕稱齊崇明薦菲誠欽遵縟典恭惟 皇
妣孝敬淑聖懿烈貞穆仁顯王妃法家毓德 壼闈
膺祥 翟衣肇臨應門贊 早朝之禮 鷺總再耀
清廟擧祇見之儀保右 皇兄仁深於拊育承奉
太妃行著於嚴恭眇躬逮侍者八年孝思彌切於九
考嗟予冲歲久蒙 訓諭之恩迨茲暮齡尚慕 慈
愛之澤獻瑤爵而奏塞淵之曲雖 懿號之旣揚納
金匱而垂悠久之名庶 徽音之申闡爰稽彝憲聿

諏穀朝謹奉 冊加上 尊號曰莊純伏惟勉回
淑靈俯賜 歆允 珩珮播齊莊之美永詒 芳猷
琬琰頌貞純之光益彰 柔則臣諱稽首再拜上言
貞聖王妃徐氏加上 尊號玉冊文 壬辰
頌太和之啓熙運聿暢顯休追至靜之配 元尊齊
薦 丕冊誕揚 懿聞式循彝章恭惟 惠敬莊愼
康宣貞聖王妃殿下行茂蘋貞德崇柔愼 明陵晉
見之禮每承 歡顏 祥宮節惠之儀常有 感涕
神祇共監於 順孝祉福申錫於康寧奉 慈極而
致怡愉之誠 翟衣靡懈贊 聖躬而流愷悌之澤

王度罔愆雖 徽音之寢遐尚令猷之孔著四方清謐緬雞鳴之遺箴六宮肅雝想葛覃之餘化玆當宸美之加闡允合 壼則之並昭恭則持兢兢莊敬之容翼則存穆穆深遠之慮遂增 崇號用象耿光謹奉 冊寶加上 尊號曰恭翼伏惟 王妃殿下勉膺 嘉名俯垂 哲鑑金泥玉檢載 仁問以有燀蘭篆苣圅播 芳輝於無極

哀冊文

元陵哀冊文

維歲次丙申三月壬申朔初五日丙子 皇祖至行

純德英謨毅烈章義弘倫光仁敦禧體天建極聖功神化大成廣運開泰基永堯明舜哲乾健坤寧翼文宣武熙敬顯孝大王昪遐于慶熙宮之正寢是年七月庚午朔二十七日丙申永遷于 元陵禮也黼荒旣列羽葆將啓祥東在門廞馬在陛于時白露凄於蕭蔽斗柄懸於褚幕違觚稜之蜩鋗就珠丘之宵漠孤孫 主上殿下慟 燕謨之永閟哀扆儀之奄戚屬下臣而陳辭鐫顯冊而揚聲其詞曰於穆上帝篤生 先王克孝克友克敬克莊受命 景廟遂位東宮有龍升雲維德之融小心抑抑祗承 太后憂危

之際實荷保右 太后曰咨温文有行瑜珮雝雝
宗國之慶比于踐阼靡荒不包愷悌之澤洽于四郊
剪除逆惡不動聲色肅肅其威蕩蕩其德敬事神天
震雷則變夙夜怵惕罔敢游宴歲或大旱齊明以禱
誠意感通陰雨其膏昭假 祖考 禘祀孔時冢宰
讀誓司寇涖之 烝嘗命攝躬自授香 端冕肅恭
如親祼將赫赫崇壇並祀 三皇義問昭明萬世有
光鬱鬱 温陵未復 位號翟儀躋祔 七廟是告
愍玆赤子歲納布縷為鐲其半以涵以煦爰發輶軒
率彼海濵曰魚曰鹽無稅不均哀此紅女名編驛婢

夜織于機征入不已乃降　明諭悉臧婦貢氷泮于
歸百室歌誦澣衣不改儉德孔章六宮承刑而服不
良於桑文錦出自中國　王命禁之奢俗少革圜土
洞闃　仁聲四揚羣囚稽首喜見天陽盡矣烙刑聖
人所戒　王命除之休祥以介乃修秩禮乃叙倫彝
視學釋菜饗我先師頖宮大射籍田親耕蛇蟠鳥翔
閱彼戎兵洪範之道先辨逆順有罪必誅王法旣信
乃著昭鑑以正方國人羞其行靡不歸極　丹扆垂
拱五十二年行之以久持之以堅四方鼓舞共樂昇
平堯舜之化庶幾復行胡上宗之奉同遂太師之廞

謚悲兮劒之莫攀望白雲以竚眙嗚呼哀哉祖道旣

載門燎煌煌遣車九乘綢練飾墻嵳畫翣之遲遲不

恐過於 清廟孝思藹以無窮永終古而有耀嗚呼

哀哉瞻彼耆社靈壽有閣 康獻初躋 元孝繼陟

王饗大耋又紹厥休黃髮在堂與相獻酬鐘鼓諧而

鏗鏘紛胡考之起舞哀台背與兒齒寢凋零於草莽

嗚呼哀哉鸞車設旌龍欑勸防筍簴不懸弓矢不張

銅魚躍而拂池奄四紼之銜枚歌虞殯而于邑杳九

嶷之崔嵬嗚呼哀哉命我 嗣王攝理庶政 社稷

永靖由 王之聖雖 宮車之晏駕已泉心之緝綏

諒遠謨之豫定非 睿知其孰思嗚呼哀哉維楊之
山 康獻所葬旁有一岡下繚千嶂左青龍以蹻蹻
右白虎而邐迆泉源遠而縈之固星土之信美名師
攸指大賢攸贊何待龜蓍然後可斷自始卜於 寧
寢已先驗於地脉積百年而肇發亮天命之不可易
嗚呼哀哉

竹冊文

莊獻世子加上 謚號竹冊文

維歲次丙申八月丙子朔十七日壬辰從子國王諱
謹稽首再拜上 冊竊以秩祀以廣祗敬是有國之

常經顯美以答劬勞乃亘古之徽則誠禮兩盡感喜交深伏惟 皇叔父思悼世子凝重之儀淵懿爲性綦綬翼翼允矣 肅廟之有 神孫瑜珮將將猗歟英考之冊 元子 睿明遂攝於庶政 温文罙著於 重暉開賔對而詢廊廟之謨聲教克廣代 宸聽而理國家之事獄訟悉歸垂十四年臨玄端視朝之位佇于萬世基朱芾凝命之祥念玆眇躬之受同實由 春邸之毓祉丹扆纘九章之服煢煢銜哀靑盖想七旒之光戚戚增疚欽遵繼體之 明訓旣盡尊 宗之誠緬思撫首之 至恩詎無報 本之道

爰稽儀節聿建 宮園侑以雅樂三成中呂姑洗之
弁奏殺於 清廟一等大武彔毛之具陳玆將闡
徽之恍誕舉進册之禮莊然後剛德克就如覲
粹容獻也者博聞多能庶合懿行謹奉 竹册加上
謚號曰莊獻伏惟冀回 明鑑俯格微衷銀篆昭休
並星辰而齊耀竹牒揚烈與天壤而久存

莊獻世子追上 尊號竹册文 癸卯

重暉毓裕昆之德長發休光皇穹錫抱孫之祥誕揚
顯號欽奉 玉册式循彝章恭惟 思悼莊獻世子
邸下德性淵洪光儀凝重 貳極之講說不輟 英

廟喜其溫文　中壺之定省愈勤　弘陵篤於慈愛
肆　离明遂攝於庶政而解澤普洽於四方代放勛
而廣爕和之治遐邇丕變承大禹而修祗敬之道獄
訟咸歸　睿學既躋於緝熙　徽猷可傳於悠久惟
一德之純粹克饗神天之心伊百世之本支詎無彌
月之慶所以上帝之保佑乃有元子之誕生盖由聽
政十四年　仁聲洋溢於八表斯萁啓佑千萬歲景
星輝暎於太微實覃實訏已祚胤之肇錫有馮有翼
庶茀祿之永康聿稽節文爰成　冊寶綏以懿德之
美既覩岐嶷之應祥敦茲毓慶之休咸仰昭明之錫

類謹奉 竹冊上 尊號曰綏德敦慶伏惟冀回
晳鑑勉膺 嘉名金泥章禧並居諸而齊耀竹牒昭
慶與神祇而長存

箋

慶州賀上 尊號箋 壬申

恭將祼圭翕饗於 天子昭升 冊寶上協於 寧
王 慈訓祈所勸固讓不得恭惟 尊號主上殿下欽
尊 京室紹廣 壝宮假我 高皇存 九廟已絶
之祀配以 烈帝明萬國方數之倫 聖衷久堅於
執謙彝儀勉循於進號伏念臣曩塵壇祝叨領州符

陪　七旒以肅雝濫預顯相率百里而歌誦敢忘光揚

慶州賀　王妃上　尊號箋

衮衣請命　三帝開聖人之衷　玉冊配休九嬪歌天妹之德禮隨慶洽　名並　壽隆恭惟　尊號王妃殿下有啓克賢與舜偕老祗承　淸廟贊瑤爵以無疆昭假　皇壇望龍旂其有耀　春秋躋於六十號名加於　副褘伏念臣諛蒙　上知乂尸外寄滞樛木之國徒頌藟縈瞻拊石之庭遥獻夔舞

安邊府賀平逆亂箋乙亥

駿德克修壽考隆而上帝之眷厚象刑旣肅逆亂平
而 宗國之祚長萬世永綏四方咸服恭惟 至行
純德英謨毅烈章義弘倫光仁敦禧主上殿下鴻緒
繩 祖燕謨裕 昆痡鴟鴞之毁室家淑問載訖懲
虎兕之出檻柙顯戮大行 太室告維新之休廣庭
布斯得之慶伏念臣職忝民社戀結 王朝荷 融
澤於聖讒秪自感隕仰 徽烈於鋤亂敢不頌揚

江華府賀冬至箋 庚寅

一陽見天地之心王道攸始五事協雨暘之氣皇極
是敷祥逐灰飛慶與黍積恭惟 尊號主上殿下乾

乾體復翼翼居謙範圍二儀黃鐘建六律之本宣昭九德玄堂養萬物之芽肆當商旅之不行彌迓祉嘏之來降伏念臣頃荷假鉞荐值閑關尾嶽淹留孤影縱罹於疾病漢水窅邈微誠尚隨於 朝宗

疏劄

論春秋館選法疏 辛酉

中訓大夫行藝文館檢閱兼春秋館記事官臣黃景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百拜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伏見近日 殿下穆然沉思奮然獨斷改春秋館論薦法然新制有不可者臣若不言是上負 殿下

詢訪之意下墜史官遵守之制也臣聞之古者史官上自人主之闕失下至卿士大夫之賢邪是非無不直書故其始選也必求其材而充於選旣選矣卜日焚香告神天苟得其人則五年或二三選不得其人則七年不得一選其爲法何其嚴也及近歲史職陵夷而選法亦且壞亂主選者或不免於私沮選者又未必皆公一選焉沮而不用再選焉沮而不用此館制之所以更始者也然所謂史官之選患不精不患不廣故今年可爲史官者今年選焉明年可爲史官者明年選焉選之先後固在於人望高下未嘗以力

勢輕重爲之取舍也然明年可爲史官者紛紛然干進不已皆欲與於今年之選令　朝廷不能抑之而反攺史官選法使今年可爲史官者與明年可爲史官者幷選於一圈之中求其廣不求其精其不可一也向之選者雖十人會而議之皆以爲可而後始定故主選者人人焚香而非自欺也今之選者各以其意爲之圈己之所圈者人或不圈之己之所不圈者人或圈之人之所圈者得與焉己之所圈者不得與焉則其選非己之選也其可以非己之選焚香而告天邪其不可二也臣聞史官之始選也議定然後告

于天告于天然後試講試講然後授之職今之議者改試講而爲召試其意曰召試之法嚴於試講云爾然試講不易其次者盖爲其旣告于天也今召試如易其次則史官所選第一安知其不見絀也夫先後猶不當易况本館旣告于天而召試乃反絀之是史官徒焚空香而告上帝也其不可三也故事史官議選時不告於人主不謀於宰相者其意可謂深且微矣今 殿下更定館制乃使宰相主其圈而進退之有如姦臣竊國柄欲掩其跡千萬世則必將以私意取舍而傳授寖廣以至於穢亂史法今 聖明在上

固無此慮而立法不可苟行於一時而已則慮患之道不可以不遠也謹案崇禎十五年議者妄引李爾瞻在館閣時主選故事欲改史官選法故相臣崔鳴吉以爲不可 仁廟卒從其議是豈非 殿下之所當法者乎臣昨者猥承 明問而螻蟻淺陋之見未得詳陳冒萬死具疏論列伏惟 殿下精思而審處毋貽後世之譏議焉

論 毅宗皇帝盛德疏 甲子

臣伏見徃者 殿下命有司作 皇壇雅樂器甚盛事也自 國家初立 皇壇典制草創雖館閣撰定

樂章而鏗鏘鼓舞之器未之具也今 殿下新造雅
樂笙磬琴瑟鐘鼓簫管無不告備然館閣所定樂章
無一言頌 毅宗皇帝盛德者臣竊惜之臣謹案崇
禎九年南漢被圍 毅宗皇帝詔總兵官陳洪範率
山東諸鎭舟師往救之師纔出海而圍已解雖無成
功其德義何其厚也今 國家旣建 皇壇作樂章
而 毅宗皇帝出師之義不少稱揚非所以論述德
美薦告神明也自萬曆以來 國家被兵革之禍乞
救於 中朝者數矣而 神宗 毅宗二皇帝輒皆
出師以援之然 神宗皇帝承太平之餘府庫充實

兵士精鋭命寧遠伯李如松破倭奴深入之師戰守不輟者凡九年卒存屬國此已著於 皇壇樂章者也 毅宗皇帝當天下大亂之時外迫於堅敵内逼於狂盜官無遺兵兵無遺食中原之力盖竭矣而尚閔屬國之難出師於大海之外欲將有以救其危而拯其亡者其慈惠惻怛之德史冊書之天下誦之則皇壇登歌之詩其可以不著之耶臣聞王者之師一出境而義行天下雖無其功功之歸也與出師而有功者未嘗異也昔周子突受命於天子赴衛國之難而不能救然而春秋書王人子突救衛以予其功者

何也盖取其義而已矣夫洪範之出師也未之成功而　毅宗皇帝忘中原之勞以救屬國其大義雖周天子不能過也臣聞之樂之鏗鏘者非金石之使然也盛德之美被於樂者固自有鏗鏘之聲也不然則金石雖備不可謂成樂矣伏惟　殿下追　毅宗皇帝盛德躋祀　皇壇更定樂章使　先帝出師之美宣揚於擊拊之間歌詠之中則所謂笙磬琴瑟鐘鼓簫管亦可得而爲成樂矣

論奉常寺謚議疏 丙寅

通訓大夫行議政府舍人兼春秋館編修官校書館

校理中學教授漢學教授 世子侍講院文學臣黃
景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百拜上言于 至行純
德英謨毅烈王上殿下伏以臣謹案周官曰小喪賜
謚小喪者卿大夫喪也故記曰死謚周道也然則謚
法自周始也亦明矣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靈
公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靈公曰昔
衛國饑爲粥與之不亦惠乎衛國有難以其死衛寡
人不亦貞乎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與四鄰交不亦
文乎故謂之貞惠文子勤施無私曰惠大慮克就曰
貞慈惠愛民曰文此三者爲能兼之也然大夫供與

文子同升諸公孔子曰可以爲文矣盖孔子獨舉其文者考文子之德而正其謚議也自秦以來凡禮樂詩書之文無不亡獨謚法存卿大夫卒之三月具行狀移太常寺以請謚太常寺考其行狀作謚議質行雖多必節取其所隆者以專其善故記曰節以壹惠此之謂也今　國家修明謚法由公孤以下九卿及有德有功有忠者皆考其狀而易其名弘文館應教主之旣作謚請奉常寺與寺正覆議欽定然後始移議政府有謚狀而無謚議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夫太常不爲謚議則無

以彰人之善又無以美人之功安在其求下賢也臣以謂宜 命弘文館應教兼奉常寺正凡三公三孤九卿之請諡也兼寺正詣奉常寺與寺正據其行狀爲諡議以復古道焉臣叨兼 宮臣之列苟有愚見固當疏陳且忝在政府郎屬與聞諡事竊附執藝之義冒瀆 宸聽伏惟 殿下博考古禮廣詢儒學令奉常寺作諡議稱揚行能以章其下賢之意不勝幸甚

弘文館論文正公宋時烈文正公宋浚吉並宜配享 顯仁廟庭劄子

伏以往者臣等以文正公宋時烈文正公宋浚吉配享顯仁廟庭事相率建請殿下諭之曰予如褒先賢之大義則聖祖不得專美矣予國家與彼柵門隔一水爾彼若知之豈不生釁臣等以爲殿下之慮太過矣伏惟聖祖感先帝之恩懷南漢之耻自嗣位以來以訓養兵士爲務故二先賢與贊大計答揚休命然上無聖祖則二先賢不得明大義下無二先賢則聖祖不得明大義嗚呼臣主明大義一而已矣今朝廷以明大義褒二先賢適足以章聖祖之美也說命曰佑我烈祖格于皇天

伊尹也畢命曰左右先王綏定厥家周公也夫湯之德雖無伊尹亦足以格上帝也文王之德雖無周公亦足以綏四方也然伊尹爲之保佑而湯得以格上帝周公爲之左右而文王得以綏四方由此觀之褒伊尹周公之賢所以揚湯文之烈也今 殿下褒二先賢者亦豈非揚 聖祖之烈邪始 聖祖招延山林之士虜人大疑之以兵壓境使者七輩相望於道事且不測曾未十年 聖祖復召二先賢而卒處之以賓師之位然虜人亦不能詰也及 顯廟時朝廷議定 聖祖配享之臣虜人素惡文正公臣金尚憲

而 顯廟下教以尚憲配享 太廟然臣等未聞當時以配享生釁於虜人也夫 二聖之所以慮患者未始不深且遠矣而猶且如此況今之時比 二聖之時亦異矣 殿下雖以二先賢配享 太廟又安有生釁之慮乎且 先王始建 壇祀義聲聞於四方 殿下加上 聖祖號謚教書宣布此二者國之大禮也而虜人亦不生釁使虜人知而不問則於今固不足慮不知而不問則於今尤不足慮夫 壇祀與 號謚未嘗生釁而生釁於 太廟配享臣等知其必不然也嗚呼二先賢其生也戮力 王室其沒

也從食 太廟者國家之禮當然也使 本朝未嘗
有追配之禮而二先賢之於 聖祖猶可以特令從
享也況自 恭順以來 太廟追配之臣徃徃而有
也其可以無於故事而不之許耶臣等謹案商書曰
玆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盖從享之禮非
特以君臣一德而配之食也欲使後世知先王輔弼
之良而見其際遇之盛也今 聖祖陟降在上而賔
師之臣從食於下獨二先賢不得與焉是 聖祖輔
弼之良猶未著而際遇之盛猶未彰也甚非 殿下
所以章 聖祖尊賢之德也伏願 殿下亟令有司

以二先賢配享　太廟使大義光於天下盛德彰於
百世　國家幸甚取進止

進燕禮康爵詩疏丙戌

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守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
提學知成均館事同知　經筵事臣黃景源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百拜上言于　至行純德英謨毅烈
章義弘倫光仁敦禧體天建極聖功神化主上殿下
伏以臣於八月二十七日侍　燕正殿伏蒙　宣示
御製文令臣作序封進者承　教兢惶無以答揚昧
死論述豈能稱塞臣竊見賔之初筵首章曰酒既和

旨飮酒孔偕鍾鼓旣設擧醻逸逸言始燕擧爵相酬
能有序也其三章曰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旣醉止
威儀怭怭言飮酒初雖不亂而終必亂也其卒章曰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言三爵猶無所記况又敢多於
三爵乎此衛武公悔過之詩也然武公剛制於酒則
豈有悔過之詩哉故書曰德將無醉盖人君以德將
之不崇飮可以無醉也方武公始飮之時其辭氣未
嘗不和也其容止未嘗不敬也其法令未嘗不平也
及其旣醉辭氣則過於迷亂而失其和容止則近於
荒湛而失其敬法令則歸於嚴急而失其平豈非以

血氣已衰而不能剛制於酒哉今　殿下至孝成性
追　先王燕賓故事御正殿舉爵相酬甚盛禮也然
臣伏見周官曰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共也者供獻
也於　聖躬所益甚少而所損不勝其多臣竊憂之
夫武公能悔其過誠賢矣而猶不若節飮無醉之爲
最賢也今　殿下抑抑之德隆於武公苟有以剛制
於酒則所謂賓之初筵雖不作亦無不可也臣待罪
三館之首猥受　明命序燕禮而又爲之康爵詩昧
冒投進因罄微誠上瀆　聰聽竊自擬於暬御之箴
伏惟　殿下少垂察焉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請撰定明義錄疏 丙申

臣伏見 御製聖旨叙賊臣洪麟漢鄭厚謙滔天之罪甚詳與周書大誥之文同其則何其嚴也夫賊臣力沮 代理危逼 聖躬而辭案尚未編集臣恐後世無以悉逆惡源委也臣謹案 景廟元年 先王承 代理之命而賊臣趙泰耇崔錫恒等陰求對遂寢 代理夫 景廟有疾命 先王代理機務 先王倦勤命 殿下攝聽國政其義一也此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然賊臣沮遏 大策前則有泰耇錫恒後則有

麟漢厚謙同歸於逆也已矣易之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故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前之賊臣讎 代理者既馴致至於堅氷後之賊臣讎 代理者安知不馴致堅氷乎臣伏讀闡義昭鑑未嘗不歔欷而歎也嗚呼 國家先大亂而誅賊臣爲此書以正人心則豈有稱兵之變哉易所謂不早辯者誠可懼也夫賊臣不軌之心前後等耳然臣謂後之賊臣有浮於前之賊臣何者前之賊臣其逆節人皆知之猶且有稱兵之變也而況後之賊臣

以肺腑之親其逆節非人人之所可洞知則方來煽動之憂誠可謂無所不至矣今 殿下穆然遠慮毅然獨斷降 聖旨宣布中外綱雖正矣目猶未具至於逆節隱微者及王府所置鞫案人無知者臣以爲宜令館閣遵闡義昭鑑之例譔成一書具載逆節凡搢紳館學諸生三司合辭百官庭請若疏若啓及諸賊淑問之書一一輯錄頒行四方使人人皆知此賊滔天之罪然後庶有早辨之效而可無馴致之慮矣

辭免

辭免藝文館檢閱疏 辛酉

伏以臣伏奉 敎命以臣爲藝文館檢閱者適慢之
臣屢煩 誤恩誠惶誠恐不知所出臣聞進退者人
臣之大防也故君子之仕也由義而行不敢壞其大
防也今 殿下不知臣不肖而授之國史之筆列于
左右何忍使壞其大防徒欲快一朝之令邪臣自去
夏冒萬死以抗 召命者盖將守進退之義而已也
苟使臣震迫於 雷霆之下毁廉傷耻則大防已壞
於立身之初將何以事 殿下哉夫從邇臣之後獲
侍 帷幄是臣之至幸也違 明主之召觸罹文網
是臣之至不幸也臣雖愚迷豈欲捨其至幸而取其

至不幸邪然而被人詬斥由由然冐赴榮次苟免於罪戾者鄙夫之行也其不爲行路之人所唾罵者幾希矣與其爲鄙夫之行受人唾罵曷若伏鈇鉞之誅以全所守乎今 殿下屢解臣職而不賜違命之罰者盖以爲日月漸久廉隅稍伸或可以黽勉復進也然臣旣以史職被人論斥雖一月十解臣職及其敘復則史職常自如也是日月雖曰愈久而廉隅無以自伸也古之大夫在官命召不俟屨在外不俟車今臣違 召命者二十有六而未伸祗承之義雖使公卿犯此辜猶不可赦而況於螻蟻小臣乎 殿下尚

不置明法而有司亦不請罪臣誠震怖求死而不得也伏乞 聖明察臣懇迫早賜處分使 國體毋至虧傷不勝幸甚

辭免司憲府持平疏 壬戌

臣伏見李善泰疏以臣待罪史館時固爭新制至謂臣要譽私黨背馳國論誠如斯言臣雖伏鈇鉞之誅尚有餘罪伏念臣本以孤賤實無藝能濫蒙 殿下選拔備位史官方館制更始之日親承 聖問妄引故事以爲對退又具疏論館閣會圈之法遂被譴罷而館閣會圈之法尋亦追寢又未幾復除史職 下

教趣召臣由是惶恐感激即日承命自惟愚迷初不能具論成法以仰答 詢訪之意終不得固守私義以少全廉耻之節官謗所歸無以自免而善泰急於搆臣不知臣之未嘗强爭而反以强爭爲臣之罪甚可異也豈以臣始獲徽譴上煩 嚴旨而牽合之以實其讒邪將假臣疏而貽禍搢紳並陷臣於朋黨之罪邪嗚呼可謂危且險矣今 殿下察臣無罪而旣擢臣於郎署又寄以言責臣雖欲仰遵 恩指勉就周行安敢以釁咎之身冒鋒鏑躡陷穽重得罪於當世也自古人臣之進言者非以要譽也而苟有進言

之實則雖被進言之譽亦烏得以避之哉然而執進言之跡而斥之曰彼要譽也是朝廷終無爭臣也凡臣之往時所論者不過以職爭之耳幸而無近名之言又幸而無慢命之事雖謂之要譽背公固不待臣之自明而 殿下已臨照之矣然臣言一出於口則不悅者造誣宣謗又將無所不至矣雖 殿下憐臣孤立而欲臣免於風波烏可得乎此臣之所以彷徨顧疑而不敢輕進也臣伏聞近日 殿下特命有司凡言事被罪之臣皆還告身洞開言路如臣之愞庸不肖者宜 賜斥罷以章其罪使 清朝言事之臣

感發於論議之際踴躍於諫諍之會凡有可言靡不畢陳風采所及官無遺邪　國家幸甚

辭免司諫院正言疏 癸亥

臣猥以庸陋誤蒙　眷錄待罪侍從已逾數年尚未效尺寸之言上酬　聖恩而向者備員憲臣偶論史選遂犯衆怒二史官聯章交攻林象元從而詬之陵之轢之譏之刺之斥臣之言詆臣之心其辭至深其指至險而幸賴　天地之仁日月之明憐臣危孤察臣疎愚曲賜優容不加顯罰非臣隕首所能仰報臣本寒素乃爲象元所擧遂塵史官之選臣嘗自愧於

心久矣然　朝廷以臣寒素不假之以言事之位則
已矣旣居其位而猶以寒素自引默默焉不言一事
則非特下傷臣義而已其上辱　朝廷名器何如也
且臺閣論人之體自三事列卿以下苟有公議之未
允者皆可論也而況區區一史選孰不可論邪然臣
之所不幸者臣旣誤叨史官之選而又以史官之選
有所論列故象元因而詆之耳使臣未始叨史官之
選而獲廁於臺端論史官而糾其選則象元何以詆
哉臣頃具疏乞免兼史阻於喉司不得上　聞昨蒙
誤恩以臣爲司諫院正言臣誠惶誠感不知所措臣

伏覩 皇天垂佑 王世子嘉禮告成而 殿下將
幸 兩宮祗見 太廟臣雖無狀幸蒙 恩著位外
庭豈不願奔走肅雝以望 淸光而臣旣罹不測之
斥徒辱 嚴召無以祗承敢冒死罪具陳誠懇伏惟
聖慈少垂閔察將臣新除職名及所帶兼史之任亟
賜刊改以靖私義不勝幸甚

辭免弘文館校理疏 戊辰

伏以臣伏蒙 聖恩待罪外郡曾未數年除臣兼侍
講院弼善又於今月二十五日除臣弘文館校理臣
誠惶誠感不知所措義當卽日奔走承命然臣伏見

前大司憲李宗城疏以三司合辭之論歸之於周羅傳會方三司合辭之時臣亦與焉其不可冒難進之義復厠於三司之列也明矣夫三司之所以討二人者此一國之公議也故前後臺閣之上雖有異議而猶且不敢顯言者無他焉畏義而已今重臣乃敢露章力抗一國公議而 殿下不加譴斥一二諫臣請罪之章亦未蒙 閔允臣於此竊不勝慨然也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夫三司合辭之請亦致天討而已矣今重臣妄尊二人而敢謂之師表獨不畏天討之嚴乎且師表之義古人之所篤也彼重臣苟知

其寃而必欲有以辨明之則奚論其職之有內外哉當廷議旣發之後建旗節晏如平常歷三歲爲大司憲始稱師表而訟之何其晩也夫所謂周羅傅會者誣罔之謂也誠如其言則臣雖被斧鉞之誅猶有餘罪顧何敢强顔趨朝叨冒於論思之職乎 嚴召之下不得祗承謹詣 闕外具陳情懇伏乞 聖慈曲賜矜允亟遞臣新授職名以靖私義不勝幸甚

辭免弘文館應敎疏

伏以臣昨聞大臣以臣爲故弘文館副提學金慶餘尹文擧請謚事謂臣干 恩乞 賜譬責臣誠兢惶

不知所措臣伏見崇禎之際士大夫能爲　皇朝立名節者數十人而慶餘文舉最賢誠可謂忠正之臣也蓋慶餘沈深剛方當　毅宗皇帝死社稷之時引大義獨請發喪及　孝廟旣承　聖統與文正公臣宋時烈徵至　王都欲明大義於國中虜人盛兵臨境上遣使八輩驗問之國中遂震故大義卒不得明矣然慶餘觀察湖西陰治兵以遲有事此其志在於大義而至死無所悔也文舉慈孝而謙恭與其父文正公煌守大義以尊　皇朝嘗以謂　王家命臣使於虜臨事苟避則傷義欲遂承命則違父志由是屛

居不復仕文正公宋時烈白于 王朝固徵之堅卧不應其進退出處之義雖謂之中行獨復亦可也夫兩臣大節如此而太常猶不予謚臣竊惜之 國制位躋正二品乃得 賜謚然文莊公辛應時忠貞公金德誠文忠公曹漢英皆以次卿有名節 特令賜謚慶餘文舉雖未躋列卿之位其名節同於三臣太常與謚也亦宜矣臣伏聞乙巳五月侍講臣李箕鎮侍讀臣徐宗燮爲文簡公金昌協請不待狀而議謚卒蒙 閱允然則講官豈不可言謚事邪臣待罪論思之列與聞謚議故請 賜兩臣之謚者臣之職也

非爲兩臣干 恩也然大臣沮臣之議而咎臣不少審量臣安敢冒居榮次乎伏惟 殿下俯昭愚衷削臣之職亟 命有司勘臣妄言之罪以安私分不勝幸甚

辭免成均館大司成書 癸酉

伏以臣去月二十七日伏奉 教旨除臣成均館大司成聞 命震怖靡所措躬臣竊觀自古國學立成均之法置師儒之官所以作成人材也故必求道藝之士使居其位然後有以修明經術道養國子能盡時教之責而光贊賓典之化如臣孤愚素無藝學謏

荷 殊私備任華顯猥佐銓衡幸蒙 恩遞曾未數
月叨長師儒夫今之文學之士資居臣右望臨一時
者不爲不多臣獨何人首被甄拔以疵賤不肖之身
度越衆人歷踐淸要而不知辭避乎且臣往者待罪
近密奉職無狀仰煩 威旨尚荷 天慈秖賜薄譴
臣不勝感隕之至夫 太社禱祀之禮國之大事也
況 主上露臨帷宮坐待更漏爲近臣者孰敢不仰
體 聖心齊明將事而不意挈壺之官不擊嚴鼓臣
忝在夙夜之列其當事不察之罪固已著矣何敢以
時日稍久 寵命新降而晏然遂冒榮次乎今於

恩召之下不得祗承玆請 禁扃之外具陳微懇伏惟 邸下徇臣悃愊亟遞臣新授職名以安私分不勝幸甚

辭免副使書 乙亥

臣徃者待罪外郡未上 賀箋自速 譴罷旋蒙甄叙差臣以進賀副使臣誠惶隕震怖不知所出且臣於前持平趙曮之書竊有所隱痛於心者嗚呼言者於臣有何仇怨而其辭乃至於此邪其所謂要路者自臣始爲諸生時與之游者固多矣今之要路徃徃有臣所嘗與之游者其可以居於要路而絶之邪臣

誠未曉也其所謂佯若不知者臣向忝都承旨時臣之內舅除齋郎臣以親嫌上章首實後因臺書蒙鐫罷而言者復論此事持之不已者何也其所謂厭然爲之者十年前臣以漢學兼教授作兼教授題名記句字之間誠有不能點檢者而言者以是加之以至悖之辭此豈仁人君子之所忍爲耶臣愚且鈍與人齟齬雖上殿奏事之際語言不能出諸口此天鑑之所下燭而搢紳之所共悉也而言者目以佞人臣誠近似於是耶世必有公正之論臣又何辨焉凡人之情於其所好則必謂之賢於其所惡則必謂之佞

然自後世而觀之其所謂賢者未必爲賢而其所謂佞者亦未必爲佞也然則因一時之好惡而懸斷人之賢佞者亦見其謬也臣之僇辱誠無足言忠厚家言論辭氣豈當若是邪臣本孤進猥蒙 聖上拔擢自小官至下大夫凡榮選輒先於人遂躋亞卿之列臣之爲世所嫉者實在於此故臣嘗恐懼跼蹐辭內而居外然猶不得免焉者盖以其形影尚存也誠使臣早自引退屛伏丘壑與世相絶則言者嫉臣雖深必不以惡聲相加也今使命雖曰往役而臣情至危且窮又安敢忘廉冒耻備數於 國使之列邪伏惟

睿慈哀臣之情諒臣之義亟 令收還臣差旨以安
私分以謝人言不勝幸甚

江漢集卷之三

江漢集卷之四

辭免

啓

弘文館論 皇壇受胙啓

狀

論子弟衛第一狀

論子弟衛第二狀

上 定思二陵事狀

移禮曹論 毅宗皇帝廟號狀

移觀察使論關防狀

移觀察使論南邊事宜狀

上政府論倭火箭狀

上政府論佛狼機狀

辭免

辭免藝文館提學疏 乙酉

伏以臣負罪 明時不復見 日月之光已五歲矣而 天地父母之心不忍終棄特降 德音滌臣瑕尤授臣以藝文館提學 恩旨之下同朝相驚臣誠震懼捫心而感泣莫知所措向者臣罪可勝誅哉自陷大戾上累 天眷而 聖慈曲賜矜容不加常法寘之善島俾全微命曾未期歲驟蒙 明宥自輟棘至于牽復六宣 特教皆出 睿斷而不竢常赦之

典 聖衷獨運積 恩累澤拯之於九泉之下躋之
於袵席之上若幽谷已槁之木雨露濡之朝滋一寸
暮潤一尺鬱然而復生臣雖糜隕何足以少答 殊
私哉況伏念臣出陸之日 甄叙之時以 壇祀至
蒙推 恩嗚呼 國家存 烈帝已絶之祀以繼
述 聖考大義百世有辭 殿下之功也臣何與焉
而籩豆肅雝之地鐘鼓未輟乃愀然仰思 耿光俯
加 異數臣於是撫躬躑躅不知涕血之霑襟也自
古人臣犯明誅而得全者盖寡矣如臣無狀苟不遇
殿下至仁則烏得以保有膚體哉是臣目不瞑之日

一呼一吸一餔一歠皆 旻天更生之恩也誠使臣優游丘壑歌詠 聖德以沒餘齒亦足矣顧安敢仰憑 寵靈復齒於顯列乎臣旣在罪戾之中一切人言皆置之不暇追訟而至於掌令金養心之言竊有駭悚者臣待罪大司成時試諸生陞補三抄未及計畫則憲臣之所以論罪者人皆知其脫誤也固不足辯然憲臣詆斥之言若是其深則臣於所叨之職終不可強顏濫受也審矣伏惟 聖明俯垂仁惻亟遞臣提學之任以靖私義不勝幸甚

辭免弘文館提學疏

伏以臣不過簪履一舊物耳外假便郡内竊閒司猶足以厝其危躬安其孤蹇也而 殿下過垂慈憐初除藝文館提學未能數月又除弘文館提學罪釁餘生榮還故職非臣隕首所能報稱臣前疏已陳情私而國子升補事實尚有所未盡上暴者臣所取初抄以下三抄以上詩居首者凡三人李澋沈煥之徐簡修賦居首者凡三人鄭淳慶崔後遠李秉延適皆與臣不相識其下七百九十有四人五部諸生粗習詩賦而成篇者皆得預焉其無所私也亦明矣然憲臣論列之時臣自嶺外蒙 宥者僅月餘日而劾之惟

恐不及豈以臣罪名未解擠之易踣搖之易傾者歟今 殿下還臣舊秩復臣以兩館之任然國子升補數抄猶且爲憲臣所劾況提學與主考試非國子升補之比則何敢冒憲臣之劾叨提館閣以自喪廉耻之節乎臣聞中庸九經之道其一曰體羣臣體也者以身體之也自古人君不以身處羣臣之地而察羣臣之心烏在其體羣臣也今 殿下遵九經之道凡公卿大夫之心無不體也故羣臣或罹譴罰或被詆辱皆許解職以養廉耻甚盛德也伏惟 殿下少賜矜察亟解臣提學之任使同被 體下之仁不勝幸

甚

辭免吏曹參判守大提學疏 丙戌

伏以臣今月二十一日伏蒙 聖恩授臣以嘉善大夫吏曹參判依前兼守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同知 經筵義禁府事者羈危之身華資並集撫心兢慙莫知報稱臣聞銓衡者甄別人才百僚之總轄也文柄者儀表儒學三館之司命也故由列卿執文柄兼長銓衡固難矣而由次卿執文柄兼貳銓衡爲尤難也昔 孝廟時文孝公臣趙錫胤以大學士參銓衡 肅廟時文簡公臣金昌協以

大學士參銓衡此二臣者德行清修文章溫雅信所謂賢人君子也臣少時聞其遺風慕其餘烈每歎其不可跂及也孰謂臣左執文柄右參銓衡玷二臣所涖之職哉始臣蒙 恩佐銓衡又兼提學弘文館一日之中以吏曹參判承 召而視銓注以弘文提學承 召而主考試臣退而太息曰災難其不免乎不數月卒如臣言今所佐銓衡如故而文柄重於提學則災難必滋至焉豈特太息而已哉故大提學臣吳瑗望重一世而本職未參銓衡前大提學臣南有容名聞四方而本職未參銓衡則文柄兼貳銓衡豈不

難哉臣風流不及於瑗而文章不逮有容乃一朝躋
大學士又參銓衡叨二臣之所不能兼臣誠慙焉今
朝廷雖乏賢才而老成令望之臣亦衆矣豈無一人
之可堪大任者乎伏惟 聖明俯從私懇亟解臣本
兼諸職改授可堪之人千萬幸甚

辭免大提學第二疏

伏以臣申暴危衷未獲上徹冒抗 嚴教祗俟 明
罰承政院奉 聖旨文衡違召無得煩陳臣聞 命
祗增震懼竊以含沙之射人影必在於陰故其形終
不可見詩所謂則不可得其是之謂乎夫身之與影

固異矣其影雖中而其身可以無傷然人影旣中其
毒身之不傷者誠鮮矣臣匪才謏塵華顯爲貴游之
所嘗側目而怨家謀欲傾陷非一日也故方臣被罪
之時謂他日必玷文衡遂求言者預泥其進則舍沙
中臣之影也久矣臣身安得而不傷乎夫蘇公之於
暴公未嘗不心相愛而聲相和也故詩曰伯氏吹壎
仲氏吹篪謂其有兄弟之義也然暴公中傷蘇公雖
以爲不見其身而蘇公顯言斥之曰維暴之云不亦
直乎臣怨家其始親好無以異於伯仲壎篪而忌臣
寵位之盛詆毁甚力至何臣負釁之會汲汲擠之曾

不知　日月之明無幽不燭雖舍沙工於射影不足
以傷臣之身也然臣聞遠辱之義莫先於辭尊全身
之智惟在於避盈當劉敞被讒之際雖人主深察其
忠而劉敞不早辭避則讒者必益衆矣臣誠畏違嫚
之誅冒叨文衡則舍沙不勝其毒朝射臣影暮射臣
影而猶不止也嗚呼臣身求無傷其可得邪　召旨
三辱不敢偃息於私次謹詣　闕門之外復陳心肺
之懇伏惟　殿下特從愚誠亟解臣新授文衡俾遠
駭機不勝幸甚

辭免大提學第三疏

伏以臣昨進封章乞解文柄伏奉 訓答未 賜允
俞徵誠所齎不勝懇迫 敦召狎至惟知兢惶臣伏
見 皇朝官制大學士入參機務班次最尊在六部
尚書之上故九卿會同廷推信所謂位高而責重也
令臣之職即 皇朝之大學士也諸公卿會同薦録
蓋亦有廷推之意也然薦錄臣居次點而 殿下授
之文柄是何異於特擢副推而爲大學士哉前大提
學李昴輔始以次點授文柄而雅望宜居準點也臣
至愚本無雅望固不足與昴輔比而 殿下不用準
點特擢臣於次點之中諸公卿雖不敢言而百世書

諸史冊豈不爲　聖德之累乎宣德之時張瑛陳山二人者相繼而爲大學士然陳山苟以副推先於瑛則宣德無廷推也弘治之世徐溥劉健二人者相繼而爲大學士然劉健苟以副推先於溥則弘治無廷推也今　殿下不取準點而授臣以文柄則不幾於無廷推邪故大提學李秉常亦以次點執文柄固辭不就豈非以薦錄至嚴不可以越次也哉夫秉常素負淸名而鼎輔實有雅望則文柄固可授也若臣者旣無淸名又無雅望其可以尸此職邪伏惟　殿下俯徇至懇特解臣新授文柄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辭免江華府留守疏 己丑

伏以臣猥蒙 聖恩待罪留守者且六月矣歲大饑流亡相屬而臣既不能輯綏自昇天至于月串五十有一墩之間雉堞多隤而臣又不能繕修徒竊廩食上以負 國家之恩下以失民人之望臣雖亡恥何敢處難勝之任以辱 天寵乎且臣伏見九月二十八日 聖旨令臣趣輟臣府將臺者臣誠皇隕不知所措臣聞之三軍之將必有臺臺者所以肅三軍也故自古列鎭之城不建臺者未之有也況臣府南據花山以爲城四面環海以爲池內有 行宮置弓矢

甲胄刀劒帷幄屏褥鬴鬲以待　臨幸烏可以不建將臺耶臣伏見故判書臣李箕鎭留守南漢作將臺以閱三軍是將臺爲　臨幸也非爲留守也今臣府旣有　行宮亦　乘輿臨幸之所也而將臺至今未建甚可慨也故判書臣趙觀彬留守本府嘗欲築數仞將臺於花山之上未幾解職不果築臣猥受保障之命繼莅本府輒卜日始築將臺是誠爲　乘輿臨幸而已也非敢爲留守眺望而築之也今　殿下命輟將臺臣於是不勝慙悚又何敢晏然仍冒於守臣之職乎嗚呼臣府與南漢俱稱保障而箕鎭之所以

築將臺者盖欲待 乘輿臨幸毋或使 侍衛之士
冒風雨而受霜露也臣之愚誠亦猶是也然南漢不
輟將臺而臣府獨輟將臺此可見臣之材智不足任
事也豈臣府保障之重不如南漢哉伏惟 殿下曲
察情懇亟解臣留守之任以安微分使將臺已盖之
甿無至中輟千萬幸甚

辭免禮曹判書疏 辛卯

伏以臣伏奉 教命授臣資憲大夫禮曹判書臣已
於二月二十六日在江華府祗受者曲蒙 眷錄自
外 召還臣雖糜隕豈能上報伏念臣家世孤寒勞

能淺薄誤被 奬拔驟塵隆顯旣忝貳於六卿遂叨
長於三館怨家交攻讒言遽聞賴 殿下覆露之仁
照臨之明俯垂閔察特賜保全自司寇出爲留後欲
使臣免於風波而遠於網羅也迨此三年少安孤拙
祗服 寵靈惟知欷泣況江華去長湍府僅百里臣
父母丘墓甚邇臣若得上還符節從一帆浮海而下
不踰日可至衡門雖終老丘壑之中長爲天氓豈不
榮哉今 殿下尚憐舊物復寘周行委之以秩宗之
事臣聞 命愕然以驚懍然以懼赧然以慙也夫春
官之於六部也其位至盛臣居外避人仇嫉而其歸

不思退休乃反躋至盛之位與抱薪而赴烈火無以
異也是 殿下恩澤之厚適足以媒臣之殃烏在其
委曲保全也故留守臣李秉常鎭江華一朝上書乞
致仕 殿下矜許降璽書以褒其志臣之風議旣不
若秉常之峻臣之履行又不若秉常之潔然晩節固
乞骸骨誠能若秉常之勇則臣知 天地之德終必
矜許也伏惟 殿下深諒危懇亟寢新渥許還故里
以没餘齒如此則羈羽廻翔可無羅於矰繳沉鱗游
泳永相得於潢洋庶不靡以 除旨俾獲遂其私願
千萬幸甚

辭免京畿觀察使疏

伏以臣伏奉 教命特授臣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兼京畿觀察使兵馬水軍節度使都巡察使開城府留守江華府留守者 凱澤頻繁寄之方維非臣隕首所能仰酬伏念臣謏蒙 殊私驟玷峻秩畀以留務縻以厚祿叨冒三歲無所報稱榮還九列祗增兢慙曾未踰年又除以觀察之職臣皇隕不知所措崧高之詩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盖周時屛衛之臣誠多矣而惟申伯與甫侯最稱良翰豈非以二人之材可爲方伯也哉若臣者器非適

用望非服衆威重不足以竦百郡謨慮不足以韓萬民顧安敢徒竊 寵命尸一路蕃宣之責耶況畿輔近甚凋獘力役不均賦歛不平故梟居鴈聚之民歲荒輒散而雞鳴狗吠之盜夜警者多如不得方伯之材澄清一路則無以宣化承流答 殿下倚毗之眷也且伏聞昨者大僚以臣之無時肅拜論斥甚嚴臣不勝屏營之至夫本道東西 陵寢每歲春秋命方伯躬自巡審啓聞于 朝前觀察臣李重祜巡審未畢遽已解職臣蒙 恩濫授本職卽日謝 命不敢以無時肅拜爲拘者盖爲 陵寢之體重也今大僚

至請推考臣誠未諭也然臣臨事踈迂動違典常當官褊急輒失機宜如是而布明教條以綏靖一路之民者未之有也伏惟 殿下俯垂諒察亟解臣觀察之任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辭免吏曹判書疏 丙申

伏以臣伏奉 教命以臣爲吏曹判書者臣誠驚惶不知所措再違 嚴召恭俟 明罰不意 聖度曲賜寬容秪降問備之 命仍令趣召臣旣在 殯殿直次無以回避且適當 庭顲之會討逆義重不敢以區區之私固辭 嚴命不得已昧冒祗肅而自惟

螻蟻之賤本無才能當 殿下養德春宮之時猥忝
賓客獲厠 講筵特蒙 殊遇闔門感激惟知糜隕
雖年齒已迫桑榆而尚幸朝露未晞得伏見 大明
昭升文化宣朗臣至願於是乎畢矣官位推遷實非
所期況天官冢宰之職於六卿最爲隆重自 國朝
以來居是職者望足以服人之心鑑足以權人之能
然後乃可堪承也若臣者立 朝孤蹇與世濶遠旣
無雅望又乏明鑑顧安敢叨秉銓衡以低仰一世之
賢士大夫哉臣伏聞 孝廟初服羣賢滿 朝而百
工皆稱其職由冢宰之得人故也今 殿下御極之

初別邪正以清　朝廷愼爵祿以重名器乃使如臣
不肖者苟授此任其不愜於人心也決矣雖黽勉冒
承　隆命固不當因仍蹲據以妨賢路也且臣昏庸
短於政事少佐銓衡動著疎謬逮玆衰耄神精消亡
而一朝擢長天官如山禽初入室堂莫知其東西上
下且素抱風眩之疾臨政輒發注擬多錯至煩　特
推雖欲竭狗馬之力少裨　聖政不可得也玆敢陳
肝膈之懇冒瀆　聰聽伏乞　殿下俯賜鑑諒亟解
臣新授冢宰之職以安微分千萬幸甚

辭免　奎章閣提學疏

伏以臣昨奉 教命除臣 奎章閣提學令臣卽日
入謝者臣聞 命誠惶誠懼不敢固辭謹已請顯謨
門外謝 恩祗受伏念臣猥以庸陋當 先王聲明
之會待罪邇列濫蒙 殊遇至欲 命編次之事諭
故提學文憲公臣趙明履曰黃某可授編次 恩言
鄭重屢發於 細氈之上雖未及卒申 隆命而臣
與被 特達之知亦已久矣今 殿下初開 內閣
以 御製編次之事假臣名號而 仙駕不可攀矣
臣追思 先王盛德不知淸血之雚蘭也臣伏見先
宋故事眞宗時建龍圖閣藏太宗御書御集舉杜鎬

以爲學士仁宗時建天章閣藏眞宗御製文集擧王
蘂以爲學士英宗時建寶文閣藏仁宗御書御集擧
呂公著以爲學士今　殿下聖孝出天旣　命芸閣
刻　先王御書墨妙又　命印　御製文集建奎章
閣以藏之豈不盛哉然臣材藝曾不及杜鎬王蘂呂
公著而首塵學士之選爲　內閣羞其貽累　日月
之明亦不細矣嗚呼　先王垂拱五十年　御製文
集編次人不爲不多而其中原任弘文藝文兩館提
學宜躋此閣者亦有矣臣獨何人先諸臣謏玷榮選
居　國朝三百八十年所未有之職而晏然不自辭

避乎且臣伏奉内降 聖旨 奎章閣提學以下城
内城外陪從時令太僕賜内廐馬夫人臣尊如執政
親如儀賔未嘗有賜馬之制臣苟藉 内閣之寵冒
乘 路馬則又萬萬惶懍之甚者也伏惟 殿下特
賜鑑諒亟解臣新授職名收還賜馬之 命以安微
分不勝幸甚

重拜大提學辭免疏 丁酉

伏以臣伏蒙 聖恩授臣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
提學知成均館事非臣疵賤所能報稱伏念臣猥以
庸陋荷 先王知奬之恩叨玷文衡適値賀禮趣臣

草　教不敢辭避冒承　召命少伸微分而故掌令洪相直詆臣以初拜文衡不少逡巡臣誠屛營引義自列於今已十有二年矣今　殿下不知臣材之駑下復授文衡臣追惟　先王殊知又何敢不爲　殿下以圖其萬一之報乎然臣聞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人臣無禮無義無廉無耻而其國不遂滅亡者未之有也臣旣被相直之詆則文衡不可復玷也不可復玷而猶冒進安在其有禮有義有廉有耻也今　殿下修明德教風厲士臣將有以導其禮義養其廉耻而納之四維之内也

豈宜使臣壞禮義而隳廉耻以自棄於四維之外乎臣一身固不足恤而竊恐 朝廷之士無禮義無廉耻徒知爵祿之爲重而不顧去就之節則其所以上累 新化何如也 召旨之下無以祇承具陳誠懇冒瀆 宸嚴伏惟 殿下曲垂鑑諒亟解臣新授之銜以靖私義不勝幸甚

三拜大提學辭免疏 己亥

伏以臣伏奉 敎命復以臣爲大提學臣誠惶隕縮繼之以駭惑也數年前誤叨此職四違 嚴召引義乞免幸蒙 天地之仁日月之明曲賜鑑諒特許遞免

臣至今屏營感激不知涕淚之交流也今玆復授之命又何爲而至也以年則已過休退之歲鬼事將迫不可復責以翰墨之能也以情則屢被彈劾之言僇辱荐加不敢自居以館閣之長矣然則 殿下之所以復授者不過假一時之 寵命甚非所以重文衡也往年諫臣李義翊論臣者臣已忘之然臣始被劾於金養心此未拜文衡之前也再被劾於洪相直此已拜文衡之後也所被人言若是其深且切也故前後力辭此職者良有以也近世原任文衡者雖被違言而至於擧代則未嘗辭也然諫臣猶以爲非況復

拜必辭之職寧有去就之可論者耶嗚呼臣冒叨此職居然已十有四歲矣螻蟻之賤積受蹈藉臣中夜追思往事未嘗不寢戰而夢栗也今桑榆垂盡之年復叨此職又何可喪廉忘耻重蹈已覆之轍也哉召命之下無以祗承具陳誠懇上瀆 宸嚴伏惟
聖慈俯賜矜諒亟遞臣文衡之任以靖私義以安微分不勝幸甚

辭免大提學第二疏

伏以臣積違 嚴命今已至於十有九召矣苟可以昧冒祗肅則何敢固守二旬不思所以承 命乎臣

雖無狀猶能知事君之禮 嚴命一下未嘗有違三召者義不俟駕也然臣聞人臣大節當危世則在於死生當平世則在於去就如貪爵祿而不顧去就之義則國家危急之時其不能舍生而趨死也決矣故古之聖王哲辟率以義砥厲人臣不務乎錢穀之富不求乎甲兵之强而必使卿士大夫知廉耻不辱其義而已矣故卿士大夫可以就則就之可以不就則不就之斧鉞在前而不怵也然後臨矢石之中視死如歸使人人皆有是心則何憂朝廷之不清明乎臣今年七十有二荷 殿下知遇之恩而涓埃無所報

效唯粗守去就之義有可以少補 新化之萬一則雖投嶺海之外臣誠甘樂矣 先大王時故大提學李秉常堅守私義累辭 召命而不就 先王不以爲大罪者盖以文衡之爲極選不厭固讓也夫秉常未嘗被劾而徒持辭避之心不敢進也若臣者被劾歲久而猶懷兢懼之情非秉常比也且臣老耄雖委巷論述文字荒廢者亦已久矣矧敢爲 譜略跋尾乎今 朝廷可授文衡者不患無人伏惟 殿下曲垂鑑諒亟遞臣文衡之職回授可堪之人使 隆命不至稽滯仍治臣違遆之罪以嚴朝綱不勝幸甚

辭免大提學第三疏

伏以臣伏見 聖旨以 璿源譜略跋文及 列聖誌狀凡例令臣卽爲製進者臣年老神精銷鑠不足以應 旨譔述然苟無難進之義則 寵數俯加於臣者已踰二十有五日矣 恩命之下於臣者且至三十有三召矣顧何敢不爲 殿下一謝 恩命製進文字乎臣猥蒙 先王殊知自亞卿擢授文衡榮寵過分被人中傷而文衡爲臣禍祟雖萬戮不可復進非徒自斷於臣心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士庶人皆以爲不可復進誠使臣怵 雷霆之威而懾斧鉞之

誅冒昧承 命復長三館則 朝廷公卿大夫必駭
且笑矣至於閭巷士庶人必指臣唾罵而言曰向者
爲人所蹴而復就三館之長甚無耻也臣將何辭而
自解乎今 殿下踐位元年首擢臣而復授文衡其
光輝可謂極矣而臣有難進之義具疏冒陳則 聖
心特賜矜諒卽許鐫免俾伸廉隅臣至今感祝 聖
恩而不意 仁覆之天未踰三歲而復授許免之職
臣誠錯愕莫知 聖意之所由出也臣嘗叨弘文館
提學一 召輒進又叨藝文館提學不待六 召而
往往翼日拜 命獨於文衡抗 明命而不就者豈

有他哉於提學義當受也於文衡義不當受也已矣然則　殿下庶可以鑑臣之心非敢慢也夫文衡至淸之器也拜命者不正其義而受之其不爲文衡之玷者幾希矣臣往時旣罹毁辱如可以復居此職則其義固不正也人將謂文衡之玷自臣始寧不懼哉禮君召一節以趨二節以走今　殿下日日　召臣不止二節而未效趨走之禮臣罪當誅也久矣故祗詣　禁扃之外冒萬死復瀆　聰聽伏惟　殿下亟降　明命削臣新授文衡之職勘臣積逋　嚴召之罪爲人臣違　命者戒不勝幸甚

辭免崇祿乞致仕疏 辛丑

伏以臣伏奉 教命以臣爲崇祿大夫者年迫大耋榮陞峻秩聞 命震悸不知所措伏念臣本自孤寒素無藝能荷 先王特達之知出入帷幄翺翔館閣始終三十有餘年生成之恩與天無極而尺寸未得報效瞻望 園陵未嘗不中夜流涕及改修 景廟朝實錄雖欲竭螻蟻之誠以少酬 先王大德而自惟犬馬之齒已踰七十聰明日削而紀述有所疎略賴諸僚補闕潤色然後乃始爲完書今 誤恩遽及於臣者何哉豈 殿下謂臣譔次而未察無功之實

邪臣誠惶恐不敢以旬日之勞濫受 恩資也且臣頃忝特進官入叅經筵猥陳致政之請未蒙 開允自愧誠淺不足以感動 天聽也而孰知乞退之臣未踰歲又進一資哉臣聞人臣之大節在於進退可以退而不能退猶進不已者是小人也故易曰知進而不知退嗚呼聖人之所以垂戒後世也可謂深矣若臣者當退之年猶盤桓而不能去反增一階則後世以臣爲何如人哉臣伏見 殿下踐阼以來夙夜祗懼命史局專心紀述恐不能光揚 先王之盛德詩所稱孝思維則者其斯之謂歟今史事居然告成

推恩於臣然未效錙銖之勞而冒受丘山之賞臣義之所不敢出也伏惟殿下俯垂鑑諒收還臣新授資級仍許臣退歸田里以卒天地生成之澤不勝幸甚

啓

經筵乞祀毅宗皇帝啓

臣謹案明史崇禎十年正月命總兵陳洪範調各鎭舟師赴援三月洪範奏官兵出海越數日山東巡撫顔繼祖奏屬國失守江華已破世子被執帝以繼祖不能協圖匡救切責之蓋淸兵以十二月圍南

漢而史稱正月者屬國之警聞于　皇朝在正月也
臣又案文靖公臣李植文集答洪範帖言曰望大軍
之至而氷沍汛阻勢不逮遠以臣考之　毅宗皇帝
不命出師則帖辭必不如是也始淸兵圍南漢時中
國大亂　皇城解嚴者纔數月矣而　毅宗猶詔洪
範率舟師爲屬國援是洪範之師不出海而屬國之
匹夫匹婦蒙　毅宗拯已之澤也已深矣何論其師
之至與不至也哉且繼祖具奏屬國失守狀非誣屬
國也然　毅宗曾不以不能城守責屬國而反責繼
祖之不能救也自淸兵始犯屬國　皇朝之援則有

之而其所以閔仁屬國者未有如　毅宗之深也伏
惟　毅宗以英武臨天下河北不守而　乘輿不去
燕都九州之中四海之外聞其義者無不歔欷而泣
下況南漢危急之際　下詔書出師海上欲救　王
家之難烏可以師之不至而遂揜其出師之恩耶先
正臣文正公宋時烈遺令門人文純公權尚夏立廟
華陽祀　神宗　毅宗二帝而　皇壇不祀　毅宗
臣竊傷之昔　先王當　天崩之月望祀　毅宗於
苑中有如　王家知　毅宗出師之事則當時豈特
一祭而已乎臣願　殿下追祭　毅宗於　皇壇以

配 神宗天下幸甚

弘文館論 皇壇燎牲啓

臣伏見 皇壇之祭以毛血置於卓上祭畢埋之甚非禮也爾雅祭地曰瘞貍瘞翳也旣祭埋牲瘞玉幣翳藏土中故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未嘗不瘞埋牲幣也祭法曰瘞埋於泰折用騂犢此之謂也今 皇壇非社稷之神也非五祀五嶽之神也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之神也彼毛血何以埋邪臣聞之周人尚臭始迎牲取其膟膋而燎之升首於室故詩曰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是也旣奠然後取薌蕭

漬以牲腯合黍稷燔于火中故祭義曰燔燎羶薌見以蕭光是也今 皇壇不燔其毛不燎其血而埋於坎臣未見其中禮也古者陽祀自煙起故祀上帝謂之禋祀祀日月星辰謂之實柴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謂之槱燎皆積薪實以牲體燔燎之以升其煙則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祀無非煙也今 皇壇亦陽祀也豈不當燎牲升煙若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祀哉夫異姓諸侯之國壇祀 先帝自三王制禮以來所未有也然柴槱不焚牲體則煙不升煙不升則無以致 先帝之神也

凡殺牲燎耳旁毛而薦於神者耳以主聽欲神聽之也故禮運曰薦其血毛毛也者耳旁毛也薦者燎之也圜丘之禮宗廟之事薦而不燎者臣未之聞也然則　皇壇燎毛血也宜矣

弘文館論　皇壇受胙啓

臣謹案　大明郊祀禮飮福受胙大常卿導引　皇帝升壇上至飮福位北向立又案親王祭　仁祖皇帝儀飮福受胙執事捧福酒東向跪進于王進胙亦東向跪王受胙授左右左右西向跪受王出圭拜典祀典儀導引王復位盖進胙者東向受胙者西向則

雖不言王之北向而其位次隱然可見矣今　皇壇
禋饗之禮與郊祀未嘗異也飲福時升壇北向實有
合於　皇朝典禮也且臣聞　皇壇祭禮議定時旣
倣親王祭　仁祖皇帝儀三獻又皆躬行之則今於
飲福之禮升拜北向禮當然也

狀

論子弟衛第一狀

臣前月牒觀察使臣閔百祥議置臣府子弟衛臣百
祥以臣之議上于　朝未蒙施行然備邊司奉　聖
旨別立名號不若置萊府城丁令臣府深量事宜廣

詢民情登　聞者臣聞國家之募兵也貴其號而民情不樂者未之有也賤其號而民情不耻者亦未之有也越句踐棲於會稽食不加肉衣不重采厚遇賓客折節下賢得四方志行之士六千人日親近之以爲兵號曰君子凡天下有德之號莫貴於君子則越國君子之軍固皆有不勝其樂者矣魏惠王訓養厮徒十萬人與齊人戰覆其軍太子被虜與秦人戰喪其地者七百里而厮徒無敢戰者凡天下有役之號莫賤於厮徒則魏國厮徒之軍固皆有不勝其耻者矣故民情樂於爲兵者非弓弩之爲可樂也其號也

貴而已矣耻於爲兵者非弓弩之爲可耻也其號也
賤而已矣臣竊見城丁爲號於州府人卒之中爲最
賤應其募者惟市井奴隷之子也故民情無不耻之
若所謂子弟衛者其號稍貴士之族猶可入焉故民
情無不樂之臣以爲宜置臣府子弟衛不宜改置城
丁也然今之議子弟衛者以臣府别立名號爲不便
臣竊惑之昔李德裕爲劒南節度使也選蜀人之善
戰者率戶三取男一人名之曰雄邊子弟自飛星至
南燕凡十二軍緩則爲農急則從征威聲隱然震於
西方夫德裕初置子弟十二軍而唐帝未嘗以别立

名號答德裕也今臣所謂子弟衛與德裕之十二軍何以異哉且臣伏聞　孝廟時謀復中原欲豫養精銳之士爲子弟衛今瀋陽盛置八旗武力彊於天下子弟一衛不足以當八旗也然父之於子兄之於弟愛之至也故天下之爲人子者欲死於其父之事爲人弟者欲死於其兄之事天下莫之能禦也上之人苟以父兄親其下下之人苟以子弟親其上則一衛皆死士也驅馳中原亦可也今臣請置子弟衛欲望施行者蓋將遵　孝廟之志以養死士而議者謂之不便臣所未諭也使臣府成衛然後士家子弟不得

爲士家子弟農家子弟不得爲農家子弟工家子弟
不得爲工家子弟賈家子弟不得爲賈家子弟則置
衛誠不便也四境之内雖人人皆屬此衛而其業苟
自如也則士家子弟不失爲士家子弟農家子弟不
失爲農家子弟工家子弟不失爲工家子弟賈家子
弟不失爲賈家子弟臣未見其不便也臣謹詳臣府
人口以男計者一萬二千二百汰老弱十之四五而
精壯之善戰者可七千人七千人爲之一衛則臣府
不患無兵矣然臣之議不獨爲臣府而發也夫嶺南
子弟之數凡六十六萬六千而節度使所將者於左

不過二萬一千人於右不過一萬九千人嶺南如此則諸道又可知也往者錢塘秦楚江橫行吳越八九年江左騷動近幾捕獲然楚江餘衆徧四方侵掠州里朝滅夕起爲天下患未三十年臣知天下之必有事也郡縣民兵其可以不素養耶自古郡縣養民兵而朝廷不得其力者臣未之聞也今 朝廷誠置諸道子弟衛自臣府始則天下雖有事焉庶可以得其力矣臣又聞西北二邊皆有衛義州府曰鎭江衛慶源府曰懷遠衛今臣府特置一衛若西北二邊豈不可也臣近以置衛之議度於事宜而無所疑察於民

情而無所戾審知其可不敢不陳謹具狀啓 聞

論子弟衛第三狀

臣謹具狀言臣府子弟衛事而知慮淺短凡近不明於利害之源區區所陳猶不詳悉然議者各執偏見喧然不止或以謂衛號雖美非古之制也或以謂行於一州則可也行於一國則不可也或以謂東南無寇而萊鎭獨置新衛甚不便是皆不然臣請爲 朝廷辯之齊桓公制國四里爲一連十連爲一鄕五鄕爲一軍凡齊國二十一鄕爲士之鄕者十有五爲工商之鄕者六此桓公初行鄕法也唐太宗詔置府兵

十六衛凡天下六百三十四府府有折衝果毅都尉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發則果毅都尉行此太宗初行衛法也盖桓公二十一鄉變爲太宗十六衛然而天下有事則家家皆從軍旅天下無事則人人皆歸田畝二十一鄉與十六衛未嘗異也然而鄉亦衛也衛亦鄉也今民兵以衛爲號有由來矣議者所謂非古之制者謬論也宋之義勇始募於河北得十五萬已而又募於河東得八萬已而又募於陝西得十三萬使天下諸路州縣皆募義勇則精兵不可勝用奚特河北之十五萬河東之八萬陝西之

十三萬而止哉司馬光請罷義勇然金人初圍安襄
獨義勇不離行陣冒白刃而不悔烏可罷也且河北
義勇之法如不可行則河東亦不可行也河東如不
可行則陝西亦不可行也河北河東陝西皆可行而
謂天下不可行邪子弟衛猶義勇也苟可以行於臣
府則一國無不可行也議者所謂不可行於一國者
謬論也臣嘗登臣府南門見故府使忠烈公臣宋象
賢死事處未嘗不太息而流涕也夫象賢之節誠奇
矣然臣府如置民兵三千人則象賢可以無死而臣
府可以不陷矣方象賢之始至臣府也知東南必有

兵患豈不欲豫爲之備哉然觀察使曰寇未至何以備爲節度使曰寇未至何以備爲及倭奴兵入釜山則象賢雖欲城守不可得也商書曰有備無患臣府苟置子弟衛以備倭奴則東南庶無兵患矣議者所謂獨置新衛甚不便者謬論也夫 國家不置民兵則其害速倭奴之患是也置民兵則其利遠宋之義勇唐之府兵齊之鄉法是也故臣建議乞置衛於臣府者欲 國家長饗其利而遠其害也然義勇出於府兵府兵出於鄉法鄉法者衛之源也今子弟衛用鄉法分別所業而措置之然後衆心不耻矣凡有征

伐必循其衛之次第而徵發之然後軍情不怨矣自一府達于諸路行之有漸然後民志不搖矣分別所業而措置者何也盖其議有十二焉一曰儒林子弟衛二曰羽林子弟衛三曰鄉士子弟衛四曰雜學子弟衛五曰庶族子弟衛六曰校院子弟衛七曰工匠子弟衛八曰商賈子弟衛九曰浦民子弟衛十曰人吏子弟衛十一曰奴婢子弟衛十二曰保伍子弟衛必循其衛之次第而徵發者何也有征伐則保伍子弟行不足則人吏奴婢子弟行又不足則羽林子弟行又不足則浦民商賈工匠子弟行又不足則校院

庶族雜學鄉士子弟行又不足則儒林子弟行然十二衛不盡發則儒林子弟不行也自一府達于諸路行之有漸者何也今國中編戶子弟三百二十有一萬汰其老弱拔其精壯則一國必騷然矣故今年行於臣府而民便之則明年行於嶺南又明年行於湖南又明年行於湖西不踰十年而一國盡行其法則精壯可得百餘萬矣臣聞孫卿曰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爲此衛者安得不死其事乎十二議謹條如左

一曰儒林子弟衛者自古儒林不從軍然臣竊聞江

都之亂權順長從　世子嬪保海口招募諸生若干人屯燕尾亭號曰儒軍城陷歿之然諸生不以從軍爲耻也夫一國州縣諸生顧盛矣誠使　朝廷招募於未亂之前爲之一軍則何憂敵國之亂乎且從軍如可耻也彼諸生雖伏斧鉞必不忍爲之軍矣然則州縣子弟衛亦非儒林之所當耻也今五衛有副司勇始仕者於武階得副司勇臣以爲卿士大夫之子未仕者皆授儒林子弟衛副司勇則名號豈可耻邪始仕者得副司勇而不耻之未仕者得副司勇而耻之者臣不信也

二曰羽林子弟衛者今武科及第出身鬱滯者不可勝數而 朝廷無以收錄甚可憂也夫武科或出名家或出編氓其馳射未必皆精而精者盖不少矣其擊刺未必皆銳而銳者亦不少矣其謀畫未必皆奇而奇者亦不少矣然策名武臣之籍其久者至三十年而未霑斗斛之祿白首出身徒抱角弓餓死於糞土之中臣誠愍焉凡武科及第出身與武家子弟未出身者悉補羽林子弟衛屬之兵曹自司勇遷之護軍三歲一試而考其能或賜之官或予之賞亦養士之一策也

三日鄉士子弟衛者夫諸郡鄉士之家執郡柄專鄉之職擅鄉之政能武斷百里之內世爲鄉首民畏之如命吏焉故郡人日夜奔走求入於鄉士之籍終不可得則相與請觀察使而訟之雖被考掠流遠方而猶不知其爲耻也觀察使或燒鄉籍以止絶鄉士之訟然諸郡欲置鄉士子弟衛則鄉籍烏可燒邪往者居昌逆變時本府鄉任李述原罵賊不屈而死之鄉士雖微其大節有如此者今諸郡若置新衛則安知鄉士子弟不爲 朝廷立大節也故臣謂鄉士之訟禁之可也而鄉籍固不可燒也鄉士子弟上不敢齒

於儒林下不肯比於校生故衛次居第三焉盖欲使
鄕士子弟安其義而樂爲之衛也
四曰雜學子弟衛者盖中人有七學焉曰醫學曰譯
學曰律學曰籌學曰畫學曰天文學曰地理學此七
學者中人之屬父子兄弟世其術而傳其家未嘗習
干戈之事然軍中誠有七學則疢疾可得而治也戎
狄言語可得而通也刑罰輕重可得而定也金帛出
入可得而數也山川險阻可得而圖也星辰經緯可
得而察也方土吉凶可得而驗也故軍中不可一日
無七學也今之中人治一藝者亦衆矣豈特七學而

已哉然國中雜學子弟苟成一衛則中人皆在其中
矣
五曰庶族子弟衛者國制公卿士大夫之庶子庶弟
爲儒者謂之業儒爲武者謂之業武此所謂庶族子
弟也記曰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言庶子雖
有三命之貴而列位不得踰越在無爵父兄之上此
先王之所以治公族也然庶子未嘗無三命也記又
曰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
與未爲大夫者齒言庶子雖爲大夫其年長於適子
猶在適子之下使適子爲主此先王之所以正服位

也然庶子未嘗不爲大夫也今 國家錮人庶子於
朝不得進三命之貴大夫之尊豈不慼哉昔文成公
臣李珥判兵曹也其姊謂珥曰名家庶子庶弟之錮
廢者已百餘年苟許入粟仕於 朝則軍食可立辦
矣珥歎服遂啓行之然卿士謗議四至惟恐庶子之
仕於 朝也是卿士慮事之明不若李氏一婦人也
臣竊惜之今 國家如置庶族子弟衛拔其賢能而
授之官則他日軍旅之事感發而死敵者必名家之
庶子庶弟也

六曰校院子弟衛者臣竊見諸道州縣良家子弟入

鄉校爲校生焉入書院爲院生焉雖未躋於鄉士之列固不當與兵伍比然都事行州縣也凡鄉校書院諸生一皆試講不能者輒補兵伍此諸生之所以心怨也臣以爲鄉校雖尊猶不如成均之隆書院雖嚴猶不如四學之重自成均以至四學旣隷於儒林之衛則鄉校書院諸生亦爲一衛無不可也夫一州校院諸生百汰其十十汰其一則諸生不心怨者幾希矣然通國校院諸生盡屬衛中則諸生孰敢心怨之邪

七曰工匠子弟衛者凡伎巧資於百工者軍旅爲多

何也能執殳矛者三軍也而旁之所以爲鈎上之所以爲銳者非百工不可能也能發茀矢者三軍也而前之所以不俛後之所以不翔中之所以不揚者非百工不可能也能乘革車者三軍也而輻之所以直指輪之所以固抱轂之所以利轉者非百工不可能也然則軍旅有百工也亦宜矣且臣聞古之良將啓天下至神之機以授百工然後百工致其巧以成其制諸葛亮之圖陳倉也爲井闌以臨城中夫井闌雖出於亮然百工承亮之志而爲之非亮之所自爲也今百工別立衛名則良將應變之際亦可以資其伎

巧矣今之百工固不若古之百工然天下至神之機
應於心而使巧不應於手者臣未之聞也
八曰商賈子弟衛者始齊桓公所置鄉二十有一商
亦與焉盖人人皆隷於鄉則所謂五家之軌無一家
之不爲鄉也十軌之里無一軌之不爲鄉也故國學
家塾絃歌揖讓之士猶不可免况市井駔會之商最
爲微賤烏可以不隷於鄉邪今子弟衛非虛張民兵
之數而已也苟有征伐則一國州縣子弟皆將執殳
而行矣若商賈者雖足以鬪智射利馳逐千金之貨
不足以矜奮武力冒矢石而蹈湯火則無立新衛可

也然一國州縣子弟無貴賤悉繫於衛則商賈不可獨免也

九曰浦民子弟衛者近日 朝廷立魚鹽均稅之法自統制使至州府郡縣之吏皆不得綜管江海故漁父鹽人舟子一切放散無所繫屬是 朝廷徒聚魚鹽而不聚浦民子弟也夫毆於水者無一網不入其稅則可謂魚不私毆矣煮於海者無一鬴不出其賦則可謂鹽不私煮矣然浦民非士非農非工非商以江海爲之室廬鴻停鶩遷不繫州家終歲驕逸往往犯科走匿於海島之中而州家莫之能捕者均稅之

害也故臣謂魚不私毆鹽不私煮所益者不能一寸而浦民不繫州家所損者不翅一尺豈可以一寸之益易一尺之損邪今浦民皆有稅籍因稅籍以爲一衛令將吏綜管如故則浦民有所繫屬矣

十日人吏子弟衛者去年冬臣奉 聖旨率兵馬大閱于郊別騎衛武力最彊而臣府人吏書員善馳射與別騎衛相上下也臣伏見諸道州縣人吏書員滿一百者蓋少矣而臣府官屬尤少吏若干書員若干烏可以成一伍哉謹案漢制凡民丁皆補材官則人吏亦材官也今諸道州縣官屬爲之軍而人吏不在

數中誠可惜也臣以爲諸道州縣人吏書員之類悉
充於衛然後可以成伍也
十一曰奴婢子弟衛者周官曰男子入於皁隷女子
入於舂槀盖罪人没入縣官及旣免則子孫不復役
屬至於後世爲人奴終身服事雖百世不得贖爲良
家子豈不哀哉國中奴婢誠多矣內自宮府寺院監
外至州鎭郡縣驛皆有奴婢而宗室駙馬貴戚公卿
大夫士君子有位之家未嘗不廣畜奴婢也故奴婢
滿於國中良家子老弱居多軍伍缺而莫之補也往
歲 朝廷立明制奴婢子弟娶良家女子爲妻生子

者許爲良人甚大惠也凡奴婢號爲微賤然自古忠義之士顧亦有出於人奴者李善是也烏可以其父之微其母之賤而棄其子乎臣以爲奴婢子弟爲一衛擇其俊者授之長俾教武事春秋校閱而賞罰之則人奴習於軍旅亦足爲精銳之卒也

十二曰保伍子弟衛者嗚呼保伍不清理久矣子始生母未鬜髮父未撫首而里丁告諸縣令編諸戎行故父母抱子而走或避之絕海之外或匿之深山之中流離四方終身不還其存者又多羸老身不勝甲首不勝胄而伍籍顧未除也及旣歿久者十年近者

五年骨委土中而姓名猶絓兵間故保伍十虛三四而縣令不得淸理安在其整師旅也今 朝廷宜勑縣令凡保伍十人之列耄五之一則杖之孩五之一則黜之鬼五之一則流之逋亡者皆還本伍然後衛名乃可繫也夫保伍各有役屬而一切納之於衛似不便然竊見星州之兵尙州之兵晉州之兵隷一節度則十六節度之兵寧不可隷於一衛邪

右十二議臣所陳如蒙施行則臣府與有幸矣謹具

啓 聞伏候 諭旨

上 定思二陵事狀

臣等入燕竊伏聞 皇朝園寢在平昌距奉天府可百里雖不得躬詣 山陵以展陪臣之義然燕都人道平昌山水甚詳故臣等因得聞 園寢制度今當復 命不敢不奏謹録 定陵 思陵事以備 睿覽焉

神宗皇帝定陵在大峪山東向坐戌 神路長三里門三道門内 神廚庫各三間三重門傍各有墻墻有門門内有石欄一層而實城從左右上其榜曰 定陵碑曰 大明神宗顯皇帝之陵用楷字大可徑尺以金塡之用朱漆欄畫雲氣石人十二四勳臣四文

臣四武臣石獸二十四麒麟四槖駞四獅豸四獅子
四象四馬四各二立二蹲　象設如故　園寢無事
而　享殿及碑頭交龍方趺爲逆賊自成所毁誠萬
世臣民之慟也
毅宗皇帝思陵在錦屛山南向子坐　享殿凡三楹內
設　神牌高二尺題曰　大明欽天守道敏毅敦儉
弘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愍皇帝用白檀冒之　靈
寢門三距　殿四步　明樓距門十二步階四中有
門左右夾窻碑廣一丈雕龍方坐高丈許題曰　莊
烈愍皇帝之陵碑亭南北四丈東西如之　陵高四

尺繚以短墻左松八株右松七株 陵本貴妃田氏墓葬中傳言 毅宗合葬也土甚濕貴妃衣服皆黦黑云然則 山陵亦可謂不得地矣誠臣民萬世之慟也

移禮曹論 毅宗皇帝廟號狀

三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 毅宗皇帝廟號及謚令本館參考具錄移禮曹者謹案崇禎十七年三月丁未 大行皇帝崩五月北都上 廟號曰懷宗六月南都上 廟號曰思宗弘光元年二月丙子南都改上 廟號曰毅宗故 大行皇帝廟號有三焉然謚

法失位而歿曰懷若楚之懷王齊之懷王是也追悔
前過曰思若東平思王廣陽思王是也强而能斷曰
毅於 皇朝若 毅皇帝是也盖 大行皇帝盛德
見於史者亘萬世有烈光矣而 社稷危急之時右
庶子李明睿左都御史李邦華言南遷便卒不從天
津巡撫御史馮元飈爲具海舟二百艘遣子愷章入
迎 天子大學士李建泰請 幸南都 天子召見
羣臣於平臺諭曰國君歿社稷朕將焉徃邦華等復
請皇太子撫軍南都又不從遂固守 京師而崩自
古帝王之所未有也烏可謂失位而歿邪勅中貴人

非奉命無得出文華殿門輟九邊鎮守太監耕籍田重建太學釋奠於先師發德音減膳辟居武英殿示與將士同甘苦清理刑獄免天下十年逋賦命駙馬都尉冉興讓齎帑金振河南蒙難宗室從亂流民願歸者護還鄉里乞從軍者許之瘞五城戰士暴骸免天啓逮死者贓釋其家指揮卓銘請開礦　切責不許天旱齋居文華殿勅百官約己修省　欽定保民四事全書成頒行天下雖三代有道之君不能過也烏可謂追悔前過邪夫北都所上　廟號閔　大行也南都所上　廟號亦閔　大行也不足以光揚懿

德惟南都改上 廟號章 大行皇帝之義誠可以垂於後世也史稱昧爽内城陷 天子崩於壽皇亭去冠冕以髮覆面於乎烈矣然謚法强而能斷斷也者以義裁之天下之事皆得其正非特謂能死社稷而已也伏惟 大行皇帝之爲信王也見魏忠賢竊國柄增置内操爲威虐知 明必亡及忠賢進香涿州駕四馬羽幢青盖警蹕清塵盖恚之旣而忠賢加上公從子良卿代 天子饗南北郊祭 太廟盡戮忠良毁東林講學書院立黨碑海内喪氣至崇禎始淸 朝廷安置忠賢於鳳陽已又逮治忠賢聞之自

縊死 詔磔其屍棄良卿市籍其家强而能斷者一
也 皇長孫乳媪客氏與忠賢通天啓嗣位廕其子
侯國興錦衣千戶裕妃張氏心惡之數言其過客氏
怒幽之別宮絶膳食裕妃匍匐飲簷溜未幾死 懿
安皇后張氏有娠客氏懼陰使宮人以祕計竟損元
子與其黨謀廢張氏立良卿女爲 皇后匿宮女八
人於家以進有娠效呂不韋事忠賢誅客氏笞死浣
衣局國興棄市强而能斷者二也周延儒獨對殿中
自侍郎超爲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給事
中陳贊化劾以罔利延儒引疾歸田里後八年視師

通州日與賓客飲酒娛樂詐爲捷欺蔽 天子事發覺自請戍邊立 賜勑許馳驛歸給事中曹良直劾十大罪 下詔盡削延儒職勒令自盡籍其家强而能斷者三也貴妃田氏朝 皇后翟車至門猶不下無妃嬪禮 皇后良久始御坐受田氏拜不勞問及袁貴妃朝 皇后燕語甚歡田氏恨之見 天子泣下數行 天子由是寖疎之 下勑斥居啓祥宮三月不召田氏慙省愆自責一夕 皇后侍 天子御永和門諸公主妃嬪皆至獨田氏以罪不預 皇后請召終不應强而能斷者四也溫體仁不附東林嘗

作詩頌魏忠賢士大夫皆嫉其奸崇禎元年 詔會
推當時公卿推錢謙益而體仁望輕不推於是體仁
訐謙益關節受賄謙益奪俸而給事中瞿式耜坐謙
益黨貶二秩及周延儒入內閣推體仁爲大學士體
仁乃誘張漢儒訐謙益式耜不法巡撫御史張國維
巡按御史路振飛相繼上疏白其冤 天子始悟下
漢儒獄立枷死遂放體仁歸田里强而能斷者五也
始在信邸好學問不喜聲色及中原爲賊所破乃疏
食日夜憂勤宮中妃嬪無一人能稱 旨者外戚諸
臣爲 天子陰求美人得陳沅內于掖庭陳氏才藝

妙天下容貌纖妍雖田妃亦不能及也掖庭相賀皆以爲陳氏入宮必能釋　天子之心也居月餘　天子正色命陳氏趣出宮門適於人無敢遲留强而能斷者六也夫　大行翦除逆惡有能肅天下之威誅絶邪佞有能察天下之明疎斥幸妃黜遠艷姬有能正天下之行於内也秉之以剛於外也行之以果此所以能死社稷也世世傳逆賊犯　京師　皇后周氏諷　大行曰南方尚有一家居　大行問之亦不語蓋其意在於南遷也而　大行儼然不動曾不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變其守也隆武時改上　廟號曰

威宗夫强而能斷之謂毅與懷王之失位而死思王之追悔前過不相同焉則 廟號何可改也今天下草莽遺臣爲 大行望陵而祭者未之有也而 王家增修 皇壇以饗之陳以籩豆縣以鍾鼓使天下皆知 王家之敦大義也豈不休哉南都所上 大行謚雖不得著於 陵碑然中原賢士大夫如史可法張慎言呂大器所論定也與 廟號具錄如左

移覲察使論關防狀

山十坊父老士女請就新倉而移郡治者以百數而郡守不敢輕許矣四月中爲賑饑民自新倉踰彌勒

嶺抵古郡治因得而周覽關防然後始知郡治之不可以不移也盖郡五坊寄居於殷慈之間四面不過十餘里人民曾不滿千戶此今郡治也自郡東踰殷山界三十里爲山十坊地方百里人民可三千餘戶此古郡治也譬如人田園子女棄之一隅而踰越隣家之籬獨與數四眷屬就尺寸之地以爲室廬隔田園阻遠子女聲氣血脉不相流通如是而十坊之民不流亡者特幸耳新倉北通咸興西接平壤其山川冠於一郡閤下廵行時固已親見今不必有所論列而考其地利察其民心詢其軍情則郡治不可以不

移也關西北兩界之間有三路其一自曠城嶺二百里出德川以趨于彌勒嶺其一自斗蕪嶺八十里出古順川以趨于彌勒嶺其一自劒山嶺二百里出孟山以趨于彌勒嶺此彌勒嶺爲兩界間路之衝而兵倉居於嶺下則關防必守之地也本郡以右營將捨關防必守之地而遠在靜戎江上以臨平地不足以控制重嶺也崇禎十年瀋陽兵從江界踰曠城嶺過德川出彌勒嶺直走成川盖虜人知彌勒嶺無捍蔽也此所謂考其地利而郡治不可以不移者也今之議者或以爲郡治始自古順川移置于靜戎江上者

取其稍近於節度營也今節度營不移於寧邊則右營亦不當移是固不然五營皆近節度營而爲州治則右營誠不可移也而今之所謂五營去節度營或近或遠則豈可以節度營之不移而不移其當移之右營也今郡治去山十坊可二百里上有峻嶺之阻下有大江之險冬則雪壅牛馬不征夏則水漲舟楫不通山十坊轉輸之民運粟米負布縷晝夜不息以供稅賦不幸爲虎豹所食盜賊所殺水波所溺者不可勝數寡婦孤兒哭不絕聲雖兵革征伐之禍豈有若是之酷者哉此所謂察其民心而郡治不可以不

移者也今之議者又以爲若移郡治則雖爲十坊之幸而獨於五坊之人可謂不幸是徒知五坊之苦而不知十坊之怨也自五坊距新倉僅五十里自新倉距十坊可百餘里雖使郡治移于新倉而十坊賦役之苦尚倍於五坊之民也部下成川陽德江東三登四州在郡東南而遠者四百餘里近不下二百餘里每歲操閱先數月期會軍兵而遠州窮閻之士荷戈於數百里外以赴郡下不及期者比比有之假設邊境有警急則雖欲朝令而夕發不可得也此所謂詗其軍情而郡治不可以不移者也況聞近年今郡治

有水土之疾人吏官屬死亡相繼齊聲而籲呼皆願移郡亦可見羣情之同也郡守雖無知識非敢以水土之疾而欲移郡治也盖觀夫今之郡治則地利不便民情皆怨軍卒之心皆苦之至於新倉則不然地利甚便民情皆悅軍卒之心皆樂之使 朝廷知其如此則必有以許其移郡也夫郡五坊民人等生長郡下出入官府如戶庭不願一朝移郡治以就新倉相與流言而沮之十坊之民無不怨鬱赴訴於閤下之庭而不知止者豈有他哉亦不過至願所存也郡守受百里之責不宜終默敢採父老之言具狀論列

伏乞閤下馳聞于 朝移建郡治無壞一郡關防之重

移觀察使論南邊事宜狀

本府南接對馬島倭奴緣海以爲館狺狺如虎豹豺狼狎處戶庭之內此西北二邊之所未有也賴 先王威德數百年不見兵革而萬一倭奴竊發伏甲於海船之中帆風飄忽直抵本府則本府雖曰獨鎭軍伍皆屬節度使八里之城誰與守之府使莅府日淺未能詳度邊防事利害得失而本府在節度營百里之外遙受節制以應其變則凶鋒所衝不崇朝而城

必陷矣節度使雖能指揮屬郡星夜發兵其勢已無
及矣本府一陷則鳥嶺以南皆將土崩矣萬曆秀吉
之事亦可見也東萊一府不設則已矣旣設官府又
築城郭則宜有以增其軍伍以爲必守之地而今也
不增一兵弁與其若干土卒而盡歸之節度使是
朝廷置本府於必不可守之地也邊門防禦疎虞如
此豈不爲倭奴之所笑乎謹案 孝廟六年本府始
設獨鎭 肅廟十六年兼防禦使三年還罷居久之
復爲獨鎭號守城將節度營所屬別隊步軍別騎衛
等專屬本府使本府自主號令會節度使李玗沮之

旋又中寢雖有獨鎭之名而終無獨鎭之實故本府輒引 兩朝故事以求遵行然帥臣各爲本營曾不顧東萊一府率常沮之而後已盖節度使以爲東萊若得爲獨鎭則梁山機張軍伍別騎衛亦將聽東萊節制故必欲與之力爭水軍節度使則以爲防禦使位在水軍節度使之上府使若兼防禦使則體貌之間有所逼故必欲相爭者亦以此也本府則常欲兼防禦使以節制于梁山機張兩邑不欲獨率本府軍自主號令而已故至今十年之間尚無定議旣不得爲防禦使又不得爲獨鎭豈非可惜之甚者乎且以

本道軍伍數考之左道所屬爲別隊馬軍者三千一百二十八人爲步軍者一萬八千五百十五人右道所屬爲別隊馬軍者二千五百四十二人爲步軍者一萬六千九百四十二人其外雜軍不必較其多寡而左道所屬之軍比諸右道其加者馬軍六百三十六人步軍一千五百七十三人雖使左道無東萊府軍伍八百十五人別騎衛二百三十人於節度營不過損若干兵耳且梁山軍伍三百六十八人別騎衛四十人機張軍伍八十八人別騎衛三十人雖屬東萊左道馬軍之加於右道者尚至四百九十五人步

軍之加於右道者尚至三百九十二人而 朝廷常抑本府不欲予左道軍伍者甚非所以重邊鎭之意也伏惟執事念本府防禦之策馳聞于 朝速賜裁處使本府定爲獨鎭本府軍伍別騎衛一聽府使節制都試操閱亦令府使行之而獨鎭節目自營門集議上稟于 朝酌宜施行

上政府論倭火箭狀

都監將校金夏鼎以十一月二十七日至本府請得銀子七百兩潛入倭館市火箭雖未知夏鼎之言果不妄也而府使淺陋之見不能無區區過慮何也自

日本講和以後兵器不得相買賣約條甚嚴邊臣莫
之敢違者二百年矣　肅廟時府使伯父忠烈公使
日本時　命市角已而還寢角猶不可市况火箭乎
今本府謹守約條常誡邊民毋得生事而夏昂爲一
火箭欲犯明法爲邊臣者又出銀貨以資之使百年
金石之約自府使壞此一不便也且倭人多詐館中
雖有眞火箭豈肯輕市於他國乎夏昂私與倭人相
親以爲倭人必不欺也而府使實不知其果然也往
者譯官朴尚淳得日本火箭而來府使已知倭人之
欺尚淳也今夏昂所謂火箭又安知不爲倭人所欺

乎眞火箭終不可得而徒見欺於倭人豈不爲倭人所笑乎此二不便也近年以來倭人以難從之事來請者多矣而輒被本府沮抑故倭人積不能平因事欲生釁端者非一日也有如狡倭陰使人佯賣火箭執夏昂所齎銀貨然後因而發之以責本府則府使何辭而對乎本府人素不謹密而倭人素多機巧今府使潛出銀貨使夏昂往市火箭而倭人終不能覺者府使不信也事若宣泄則倭人必請誅夏昂以踐約條不從則禁防由此大壞生釁於倭人也決矣此三不便也府使猥蒙 國恩待罪邊陲直當守邊臣

之體而已安得無區區過慮也且本府舊儲若干銀其數不足故出錢使易銀貨而近者蔘路一斷倭人亦不出銀銀貨已絶無以相易方將蔟飛船之至而夏禺不能相待今姑還歸具䑓手寫密付夏禺因陳淺陋之見仰候指畫

上政府論佛狼機狀

訓鍊都監奉　聖旨作佛狼機下本州以壯兵器然本州近無礮工雖武庫有佛狼機軍民不知佛狼機之爲何礮也故本州兵器之中佛狼機最爲難用也

謹案　明史佛狼機在占城南大海中嘉靖二年指

揮使柯榮破佛狼機於稍州生禽其將別都盧等四十二人得大礮而名之曰佛狼機指揮副使汪浤進于 朝火礮之有佛狼機自此始然 明城堡墩臺用佛狼機而制寇者府尹未之聞也周官曰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註曰枉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由此觀之周之時亦有火器也然冬官考工記稱鍭矢參分茀矢三分兵矢五分兵矢者枉矢絜矢也鐵差短小盖火器短小然後其飛也輕其行也疾故枉矢絜矢之重曾不若鍭矢之重茀矢之重此車戰之所以

取勝城守之所以制敵也若佛狼機以銅爲之長六尺其大者重千餘斤其小者百五十斤雖求輕飛而疾行不可得也惡能用於車戰城守邪自古火器未嘗不精且巧也而中國不得禦外侮者無他神機運用之法不傳也　明諸鎭所造火器以百數而佛狼機爲之雄京師謂之大將軍及西洋紅夷大礮至中國　天子又賜紅夷號爲大將軍而紅夷與佛狼機皆銅重終無一人善用者可嘅也已令都監造佛狼機鉅其腹腹有修孔可以容子礮五介而力士莫之能動惟蔵之武庫之中積百年不可一發府尹所謂

難用者非謬論也馮應京言佛狼機體甚重無以致用如劉堅木爲礮腹則一人可挽而走是應京得火器之妙也伏惟廟堂窮神機運用之術議于都監命礮工以木易銅使佛狼機無徒爲貯藥空器不勝幸甚

江漢集卷之四